



反三國志

于存



二 卷



- | | | |
|------|----------|----------|
| 第六回 |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
| 第七回 |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
| 第八回 |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
| 第九回 |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
| 第十回 |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
| 第十一回 |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 喬國老慟哭小東床 |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反三國志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大凡人生在世，須要得有一定宗旨，雖然說與時偕行，也須得一兩根硬骨頭，兩個眼睛，也得要半開半閉，瞧瞧現在是什麼世界。那種賊肚賊心，也須要回想，我若把祖宗墳墓之地，賣與他人，於我到底有什麼好處？就得了十萬八萬，能穀幾時用度？到頭來還是一錢莫名，不過遺臭萬年，這又何苦來！現在世上，這種人到



很不少，大之賣國，小之賣省，愈趨愈下。賣父母，賣兒女，賣本身，賣朋友，簡直是風靡一世，四海通行。那一種賣官賣礦山賣河流，又是已成慣例，相喻無言！

這一派祖師爺，是二千年前一個矮賊張松，往後便有個南唐李若水，私量長江水線，前清焦慎，出賣軍用地圖，狼心狗肺，罄竹難書。

如今只說那罪魁惡首的張松，在那兩川人文之地，也沒十分大才情，不過是一個舌辯之徒而已！劉璋不重用他，也是劉璋知人之處。誰知道俗語所云：矮子多詭計，這句話似乎已成天經地義。他挾着一些兒小忿，私畫地圖，出行招賣，這種人難道還可付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大任麼？況且劉璋不過一州之牧，叫張松作了一個別駕，也就不小；照張松那樣行徑看來，似乎非要劉璋讓他一個州牧才好。可是劉璋就願讓他，在下也是不能答應，大約不但是我一人不答應，各位看官，恐怕都是不肯答應的。這宗人在天地間，可算作踐了五穀糟塌了布疋，正合着衛詩所說的人而無恥，胡不遄死，兩句古話！他們那個有一個好下場頭？那張松不就是個好榜樣麼！然而劉璋雖然殺了張松，西川也就完了，蠻觸紛爭一場血戰，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推原禍始，都是那些不成材的東西，發賣祖坟，藉邀上賞，直鬧得故國烽烟，家鄉戎馬。他雖然天良一時發現，欲圖補救，可就是鐵鏡公主說楊四郎的話頭，你那眼淚尙還未



乾。現。措。也。來。不。及。了。閑話少提，書歸正傳。

話說當時劉璋因爲張魯所逼，忙中無計，請鬼看病人，被那張松一說就上。劉璋當時由庫中挑選上好蜀錦百匹，春綵五十段，黃金百兩，各樣地道藥材，分作二份：一份上貢天子，一份進納曹丞相；又弄了多少土儀，分送當朝權貴，及曹操部下得力人員；特賞了張松幾千兩銀子盤費，以爲事在必成。張松他自有一番心事，也就順水推舟，出了瞿塘三峽去了。

誰知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張松東下的事情，被張魯駐川的坐探，花了一些銀錢，探得明明白白，星夜去南鄭報知張魯。張魯也知道曹操是不好惹的，卽時召集衆鬼卒商議。他手下第一個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糧武

謀士閻圃獻計道：主公不必憂慮，可乘張松未曾出發，令教中勇士先往夔門一帶招集同道，駕駛輕舟，跟隨張松之後，待其夜泊乘隙刺殺，渠輩得金帛之利，主公亦可除去心腹大患矣！張魯聞言大喜，即從衆鬼卒中挑選勇士二名，一名張威，一名楊木，是教中多年道友，素堪信任的。張魯便把上項事情說了，並告訴張松帶去許多金帛，汝等殺了張松，也可穀半生受用。

你說他們那起道友，五斗米還打無知愚民的算盤，聽說有許多金帛，豈有不拿性命去換的道理？兩位鬼卒聽了祭酒師公的言語，便說道：主公吩咐，便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即時收拾行裝，起程去了。到了夔門，召集同道，原來兩川歷來是妖匪發祥之地，到



了。前清，還有王三槐衆位英雄。民國近年，更有唐煥章一般鬼卒。那同道同志者，自然是溥遍四川，一呼百諾。經張楊挑選水陸精悍道友二十餘人，分駕三舟，隨著張松出發。張松船到夔門，已經被一班鬼卒，無形監視，祇因尙在西川境內，沿途有兵護送，不敢下手。那張松以心事得行，十分暢快，心中每日只想那儻來富貴，拜相封侯，他日得志之時，必償一飯之惠，必報眦睚之仇，一味的盤了又盤，算了又算，興高彩烈，痛飲高歌。把那隨他的船隻，只當作下水商人。又兼那般鬼卒，百計親近張松船上的人，一股勁阿諛奉承，要求貢使替他過關瞞稅。張松見是鄉親，又禁不得奉承，一口承認。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那時正是四五月天氣，巴蜀雪消，夏水大漲，唐朝李太白所說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是單說那下水的快處。那張松早已離了蜀境，到著江陵地面，那晚泊在一個地方，名喚鷺灘，好一個群山赴壑，萬葦連天的所在，也是現世現報，天理難容！張松矮子那條小命，合該在此宣告破產，因為下水乘船，極其快意，連日吃得醺醺大醉，醉倒船艙，江風向晚，遍體清涼，那裏還能起來？要是他不吃醉，以他的聰明，這樣幽僻荒涼所在，萬不致於在這裡彎船，這才真正叫作醉生夢死！

然而其中又有人因吃醉逃了一條活命出來，在下實在不好。再加批評，只好抄句現成文章，說是有數存焉而已！那人不是別



人，乃是張松一個心腹家人，姓張名逵，爲人機警變詐，神似其主，因之一似無不似，吃酒的資格，也就有其主必有其僕。那張逵陪着主人多喝了幾盃，伺候主人睡下，溜出船頭，看見江岸上遠遠的一片夕陽，映着那綠樹紅帘，微覺餘興大發，東斜西倒，教水手搭上跳板，離船上岸，慢慢走到店中，狗肚中又灌上幾碗黃湯，一步步，借着月光，回到原泊船的地方。那蘆葦叢中，一陣微風，夾着一些腥氣，吹入張逵口鼻。那小子酒已過量，五臟六腑，正在那裏宣告絕交，又從外面加入這種西式龍涎香氣味，登時肚內，蛔蟲鼎沸，脫肉回頭，身不由主，好一陣渴龍噴水，大嘔大吐起來。酒後嘔吐，任你烏獲孟賁，也是頭昏眼花，手輕脚重，向天一交，就倒。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在蘆葦叢中埋頭大睡。

剛睡到好處，只聽得江邊多人喧鬧。張達軟搭搭掙起身子，用力撐開眼睛，看見自家船上火把齊明，旁邊兩個船靠着火光。中一二十人，手中都是拿着明晃晃短刀，正在四處尋人砍殺。又見一人手提着人頭，問他們伙道道友！這可是張松那廝的頭？衆伙件齊聲說道：正是！那人問衆人道：道友船上衆人可曾殺盡？只聽得齊聲答道：師哥！這廝同船的人都已斬盡殺絕。又聽得這人吩咐將船上物件搬過自家船上，把死屍盡用石頭纏着，沉入水中，原船放走，任其流向。下江收拾已畢，呼哨一聲，三個船一齊撐篙打槳，向上流去了。



張達躲在蘆葦叢中，看得明明白白，只嚇得汗如雨下，做聲不得。四面蚊蟲圍繞，咬他那一塊骨頭，幾乎又替露筋夫人趕馬車去了。他兀自不知道，直待他們去遠，方才悠悠地回轉魂來，拔步上岸，回到日間酒店，已經三更時候，好容易叫開了門，只說得自己是個商人，方才被賊人所害情形，慌慌張張告知主人。

店主人見他狼狽情形，情知他被害不虛，說道：客人，這可作怪，我們這裏自從劉皇叔繼任以來，除暴安良，十分着力，又兼趙雲將軍，派了多少兵船，肅清江面，一半年來，並未出過一遭兒事。現在因曹吳交戰，荊州上下游，都一律戒備，趙將軍自領兵船，在江陵秭歸彝陵一帶，晝夜梭巡，這是那裏來的匪徒？莫非是你們四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川的妖匪，覷着你們錢多，隨你下來的麼？張逵把神一定，想着方才匪類所說的口音，明是五斗米師公黨徒，自己主人，奉使何事，必是張魯遺人陷害。自己身邊尚有盤纏，又有張松名刺，何不上許昌去走一遭，將情形告知曹操，倘若得他興兵去伐漢中，也好替主人報仇。計算已定，便答道：店主所見不差，我今晚休息一夜，明日便去報官。店主道好。張逵進房安睡，到了次日，自上許昌去了。

單說張威楊木，那夥賊徒，殺了張松，得了財物，把船望上流就開。走不上二三十里，看看天色將明，上流一溜來二三十來個兵船，船頭坐着一員大將，不是別人，正是大戰當陽七出七進的常



山趙子龍，因巡江回來，看見這三條船，走上河，怎麼不待天明？其中必有緣故。吩咐將士，叫將三條船喚將攏來，我有話問他。

原來趙雲最體恤商民，禁止軍士騷擾。長江上遊船隻，無人不。知軍士最怕趙雲，輕輕地喚那三個船攏來。那一夥賊徒，心虛胆怯，看見逃也逃不了，軍士又不鬪脾氣，只得將船攏近。趙雲問他爲何夜走上河？他們答道：因爲昨夜有風，趙雲尋思果然不錯，就要將他放去。誰知道他們三只船昨天下來時節，在趙雲那第五號巡船上掛號，偏偏那個巡船，緊靠着坐船，上面有個水兵頭目，認清這三隻船，上前稟道：將軍，這三隻船，昨日裝貨開下，今日爲何又開上來？其中或有情弊，請將軍三思。趙雲一面問那頭目，你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糧武

可認清這三隻船是昨日開下的麼？一面暗地裡看那夥人，神色不定，便知道必有緣故。那頭目回道：認得清。

趙雲吩咐將那三隻船纜住，命兵上去細細檢查。軍士遵命上去，那夥賊人，欲要動作，船已繫住，寡不敵衆，眼睜睜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任憑他們過細檢查。那一查就查出弊端來了。衆兵士將贓物呈上。趙雲一一親自查看，却見內中一張西川詳細地圖，此中大有原由，不問可知，吩咐將衆賊綁了。衆賊到此，被趙雲神威鎮住，一個個束手被縛。趙雲喚軍士推入舟中，親自勘問。那起賊徒，雖然狗盜鷄鳴，却還直截了當，也不推三阻四，就將張魯如何侵略西川，劉璋如何問計，張松如何獻策，圍圍又如何定計，一口



氣放連珠砲，不打自招，盡說出來。趙雲教左右錄了口供，吩咐將船移近岸邊，在岸上掘了一個大窟窿，將衆鬼卒排頭一刀一個，盡行處決，即時掩埋，以靖地方。賊船三隻，交地方人民，改作渡船。收拾已畢，將船火速開往荊州。

不一日，趙雲到了荊州城下，自己帶領從人，將所得賊贓，面呈玄德。那時劉玄德因曹吳在合肥血戰已完，知道他處又當牽連發生戰事，正與孔明諸人商議，忽見子龍搬進許多物件，問知詳細。孔明將地圖一看，笑道：「主公如天之福，劉季玉送西川來也。」玄德問道：「軍師何出此言？」孔明道：「主公有所不知，益州居長江上游，舉足可以制荊襄之後，有荊襄而無益州，如刑天無首。昔秦得蜀，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而強，楚失蜀而亡，亮久欲取益州以裕餉源，苦於不知地勢，今得此圖，已無異得西川矣！立德自取蜀錦十疋，賞了趙雲，並分賞各將士，餘物存庫，趙雲謝了。孔明又令趙雲前去巴邱、彝陵各地，暗徵集各兵，分屯荊益邊境，候令進行，不得有誤，趙雲領命自去，準備不提。

如今再說張松那位大爺張逵，問明路徑，曉行夜宿，到了許昌，尋着丞相府，見着把門的哭訴情由，把門的見事關重要，不敢遲延，立刻啓稟丞相。曹操正與衆文武討論報復東吳事件，一聲稟報，叫將張逵喚進，問其詳細。張逵便將劉璋如何入貢，自己主人如何奉使，如何在江上爲匪所殺，自己如何得脫，描頭畫角，千真



萬碓，硬坐張魯派人暗殺。曹操問道：那三個船，是在何處跟着你主人船隻？張達答道：在夔門上面。曹操吩咐左右領張達下去，好生看待，孤必定爲你主人報仇。就是張達叩謝，跟着左右出來。曹操便與衆文武商議道：劉璋使人入貢，張魯沿途劫殺，情理上應該與師問罪，但我兵新敗，宜如何計出萬全？荀彧道：丞相！聽得張魯與西川有殺母之仇，劉璋闇弱無能，必因懼張魯之故，才來入貢，思奉朝廷明令，丞相威靈，以爲鎮懾之具，張魯必有聞知，故而遣人暗殺，這是勢所當然。漢中爲關中右臂，得之可以壯三輔之形勢，又可以進窺西川，制荆襄之死命，張魯么麼小醜，乘亂聚黨，等於黃巾餘孽，擾害地方，流毒百世，丞相爲國重臣，理宜奉彰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天討，剿滅異端，令一上將提一旅之師，西出秦川，直取南鄭，南鄭險雖有餘，張魯兵力不足，奉辭伐罪，一戰成功，既可聊雪合肥之恥，又得進窺梁益之機，時不可失，此之謂也。

曹操說道：文若之言，甚是有理，立召夏侯淵進府，令領征西將軍事，率領曹洪、張郃、文聘、毛玠、夏侯尚、夏侯德六將，兵馬一萬餘人，至長安時，再就近調發駐紮右扶風、馬騰、西涼軍一萬作先鋒，進取漢中。夏侯淵領令，帶領將士，即日起程。不一日到了長安，太守鍾繇迎接入城，犒勞將士。夏侯淵下令，着鍾繇派人前往右扶風，調馬騰軍，軍前聽用，不得違誤。鍾繇着人去了。

夏侯淵吩咐將士，拔隊起程，來到漢中界上，紮住人馬，候了三



日，不見馬騰人馬到來，心中大怒，這却爲何？其中有個原故：馬騰因自己係伏波將軍後裔，椒房貴戚，受恩深重，每思圖報，見着曹操威勢日盛，陵蔑當朝，心中兀自不平，今日得了夏侯淵的命令，越發不平。原來漢朝的武階，第一是大將軍，第二是驃騎將軍，這是從衛青、霍去病以後的遺傳，叫做官以人重。在靈帝時，何進是大將軍，董卓是驃騎將軍，所以董卓說：「何后，吾勅驃騎斷汝首，如反掌耳。」足見得當時能與大將軍抗衡者，僅有驃騎將軍耳。以下便有前將軍、後將軍、左將軍、右將軍種種名色；再次便是甚麼征東、征西、征南、征北，隨時掛號的將軍；再次便是盪寇、討逆、破虜、定難、征蠻、伏羌，各色雜字號冠字將軍；還有甚麼偏將軍、副將軍之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類，可算是一種未入流的將軍。

那馬騰先授過後將軍，較之夏侯淵的征西將軍，名號較崇。夏侯淵心粗胆大，只顧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自己也不摸摸頭，想一想誰願意聽誰的指揮！不把那大司馬大將軍丞相魏王的勅旨拿出，却把他征西將軍名義，直接訓令馬騰。那馬騰本是西涼將種，火氣甚大，兼有那蓋世英雄的大少爺，訓練精純的兵隊，有恃無恐，便也老不客氣，正式的打起官腔來了。鍾繇的差人來到，馬騰簡直對他說道：叫他回去上復征西將軍，俺馬騰奉了朝廷旨意，鎮守右扶風，隄防羌虜，關係重大，不得朝廷旨意，不敢擅離職守。差人諾諾連聲，回去報知鍾繇，鍾繇火速差人報知夏侯



淵。

夏侯淵挂印征西，何等高興，見馬騰不受調遣，心中不由大怒，連夜修書遣人送到許都，說馬騰跋扈不聽魏王節制，若不早除，必爲後患。這一封信送了馬騰，性命不要緊，幾乎把一個大丞相魏太祖武皇帝一條性命送與馬超，這就是親貴子弟授鉞專征的好處。清朝福康安冤殺柴大紀，傅恆冤殺張廣泗，都是跟着夏侯妙才學的這一手好武藝。然而夏侯妙才，氣量雖小，計畫不錯，一面修書入許，一面令張郃爲先鋒，領兵二千，扣陽平關搦戰。那張魯自從派人去殺張松，多日不見回報，便知有些不妙，聚集帳下一群神兵鬼卒，徒子法孫，商議對付曹兵事情，教他兄弟張衛，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領兵五千去鎮守陽平關，深溝高壘，以待曹兵。

此時張郃來到關前，張衛只把滾木擂石打下，死也不肯出來。張郃鬧了半日，一籌莫展，回營告知夏侯淵，夏侯淵也沉吟不決。旁邊走過張遼稟道：元帥！妖賊最恭維祖師，若令軍士辱罵張道陵，他自會開關迎敵。夏侯淵大喜，仍令張郃前去，依法辦理，衆軍士齊聲亂罵，不堪入耳。那守關軍士報知張衛，張衛忍耐不住，傳令開關迎敵。

列位看官，兄弟這話可不是弄頑，我有一個朋友，同着幾個花門。阿洪說話，偶一失神，說了摩罕，默默幾句廢話，乖乖幾乎被衆阿洪把他宰了。你不信，試去各善社裏說他們孚佑帝君純陽真。



人的廢話，看他們衆位道友，不拿一碗清水，連你吞了下去，我也不信。

那張衛怒氣冲天，帶領兵卒，衝下關來，不問情由，舉刀向張郃便砍。他們這般道友，只會斂財聚衆，燒香求神，詐編善男信女，那裏會行兵打仗？不比張角金玉，還有紙人紙馬，肯吃那烏雞烏狗的血，張魯張衛是一點不行的。張郃是三國中有名大將，張衛何曾是他的對手，兩馬相交，不到十合，被張郃手起一鎗，刺落馬下，再復一鎗，結果性命，白日尸解，到鶴鳴山老祖師爺處上班去了。張郃把槍尖一指，衆兵奮勇上前，搶上吊橋，登時得了陽平關，迎接夏侯淵入關，安民已畢，記了張郃頭功，傳令張郃同夏侯尙



第六回 游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領三千人馬，曹洪夏侯德領二千人馬，分作兩路，乘着破竹之勢，進取南鄭；毛玠守陽平關，接濟後方軍實；自己督領大隊，前往接應。

漢中自從張魯得政，目的只在傳教，對於軍事，並無何等計畫。那褒斜一帶人民，老死不見兵革，雖然有什麼天獄的名稱。曹洪張郃兩路兵，兵精將勇，又得著土人做了嚮導，如入無人之境，不上十日，已經將南鄭圍了。張魯齋戒沐浴，焚香禱告祖師，祖師毫無靈驗，無奈何硬著頭皮，領了大小頭目，開城迎戰。曹洪手起一刀，將張魯殺了，張郃殺了楊柏，夏侯尚殺了楊松，夏侯德殺了閻圃，餘黨紛紛跪地乞降。



四將因奉著夏侯淵將令，依照前在枹罕殺宋建舊例，凡屬張魯部屬，殺盡斬絕，以掃妖氛，降亦殺，不降亦殺，好一頓亂殺，只殺得溝血通流，山骸積嶺，五斗米教在漢中站不住，後來才移到江西。夏侯淵結果被黃忠所殺，他們徒子法孫，還說是天師爺派了天將幫忙，兄弟並未親見，不敢附和。夏侯淵取了漢中，專人向許昌報捷，正是：

彗星掃地，亦造福於民生，妖氣彌天，尙流災於今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天下之大惡，莫甚於賣國賊！比諸篡逆，罪加萬等。篡逆之徒，僅負心於一人，亦惟君主時代所不容；又必昏庸之君主，肇其端，自有不世之材，睥睨當代，人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將負我或負時，夫然後敢以動於惡。此操莽亂世奸雄，所尙足稱治世能臣也。是故遇其主不遇其時，則爲諸葛；遇其時不遇其主，則爲曹操。居吾國宗法社會之下，數千年來入主三綱之陋說，乃特有奸雄之名稱，舉此一輩奇材，見棄于儒者。君子持平論世，蓋未嘗不許奸雄生爲命世之豪；苟其聽視於民，在聖哲亦聞誅一夫之紂，湯武革命，以開紀元，相及成功，當王遂貴。舍君主眼光，問其材智，去名教心理，研其抱負，究與英雄有何判別乎？若賣國賊流如張松輩，則負心率土，匍匐他人，真屬一無心肝，使非喪心病狂，何敢釀滔天之禍，得罪民族，獨欣亡國之榮。此誠古今中外無時無地所可容！雖大愚不肖，極冥極頑，以不齒。又豈可與材智之奸雄，不甘犬馬奴隸之篡逆同論也。弑惡至於華歆，人格猶高張松一等。以弑逆或同桀犬之吠堯，而賣國真如插標之售首；似此何所云材，何所云智。操有鑑衡過人之雅，甯不識一張松，所始終不加寸諫者，正以其猥瑣進退，目中無人，舉動言詞，皆同瘦狗耳。非見微識著，斷定無智無材，且不可納，何至對奉使而亂棒出之。由今而言，懷圖原屬至愚，逐客堪稱快舉。松該打死！



故哉？操最可兒！是以奸雄之眼甚毒，臣戮可用華歆，老瞞之心亦寒，豎鼠幾殺張松也，奚無

演義張松獻策，由於張魯侵川，而魯起兵，在懼操大勝西涼之後。本書張松獻策，亦由張魯侵川，而魯報仇，却在乘操敗於東吳之後。一東一西，一勝一敗，不但翻案甚明；抑且新勝往依，尚有托庇强大之理，若新敗求附，直是歸命賊臣，有心於曹也。如此懷圖而往，卽與演義所謂思擇明主者，大是不同，更進誅心，庶使一輩賣國者，徒子徒孫，雖至地老天荒，無從覓一曲詞，代爲迴護。只此勝敗線索，反轉寫來，便一面暗將張松臭尸，筆尖寸磔！一面又隱將劉璋閹弱，描到十分。

張松獻圖機會，造於張魯，心中正自何等感激，死亦情願，故非叫張魯殺之不可！以賊勾賊，卽須以賊殺賊，不其勝於演義劉璋殺之耶！心不近於劉璋，身何得再污劉璋之刀，生不愛於西川，死何得令污西川之土。俗謂屍骨不得還鄉，永世不能超生者，好叫賣國者看箇樣兒來！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賣國之賊，天地不容，演義中偏令日日說仁道義之劉玄德迎之，禮之，恭維之，以至長亭泣下，而餞別之。污此一個梟雄，猶可說也，乃令趙雲迎之，雲長又迎之，龐統亦隨迎之；筆底却處處寫的是孔明用盡智計以迎之，真寫得不堪已極！污穢了一個伏龍，一個鳳雛，又污穢了蓋世英雄，一個常山名將，又污穢了義貫日月，一個千古聖賢！只一段文，何故將這幾許名賢豪傑，遍體塗污着糞，糟塌得不如一個曹操。如此爭得天下，亦使千古齒冷！况爲同宗兄弟所守一隅土乎？若曰：所爲者圖也，非松也，則南陽草堂之上，未出茅廬，指與玄德所觀者，又安在耶？如此極寫諸葛智計，只爲多添地圖一張，過于矛盾，亦覺可笑！是未免提倡賣國，專尋張松一人開心耳。向讀演義至此，頗倒百遍，不得其解，只覺將一班人物，寫得個個一文不值，太息不止。今令趙雲巡江，殺賊得圖，不領張松半毫人情，不費諸葛一絲氣力，不但子龍吐了惡氣，卽玄德諸葛渾身上下所染齷齪，亦洗得乾乾淨淨，痛快痛快！又令張松至死見不著操面，並不配見玄德之面，永生永世，不自知將圖送與何人，抑更無從送圖與人，看你再想送圖否？案



翻到底，尤稱妙絕。

舊係將劉家之圖，送給劉家，曹家不知也；今係叫張姓之人，殺了張姓，令曹家知之。劉家得圖，却將人命干係，推在曹家去管；張家殺人，却將西川地方，送與劉家手中去管。翻案翻得花團錦簇，十分好看。演義是張松送圖，本書是張松送命，本來想送他人之命，不知正是送了自己之命！又寫得冷酷可怕，喚醒賣國賊不少。

張遼者，張鬼也。演義曹操不納張松，不肯出兵，此却不令曹操賣乖，偏叫去納張遼，即允出兵。是鬼勾賊，賊出兵，以便接入平定漢中之線索，而起誅殺馬騰之正文，此皆無一處不翻案也。以賊從鬼，則不能使孟起英雄，含冤敗北，先投張魯，有以人從鬼之事，而后入劉，則不可。故必先平漢中，後詔馬騰，分清人鬼，即在此線索顛倒中，伏之力，為英雄填平恨事。此等處須能細加體會，方知文章心苦，方許善讀此書，並非顛倒縫裳，亂以潦草針綉刺責也。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反三國志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話說夏侯淵得了漢中，差人星夜去許昌報捷。那曹操方才接了夏侯淵攻擊馬騰的手書，心裏自然是十分不願意，正在計畫派兵接應夏侯淵，却接二連三得了前軍捷報，知道張魯是個無用的廢料，征西將士，一定成功，但令鍾繇調撥二三千人馬，遙爲聲援。不到一月，夏侯淵完全克復漢中的捷報到了，曹操十分高



興，立刻奏請以夏侯淵領漢中太守，留張郃夏侯德夏侯尚分守各要隘，曹洪文聘回許昌，各加升賞。

依着夏侯淵意思，就要乘勢攻打西川。曹操以漢中新定，張魯餘黨尚多，馬騰心懷叵測，屯駐三輔，舉措稍有不當，不徒不能得西川，並東川亦萬分危險也，就不存那得隴望蜀之心，慢慢的留以有待了，却暗暗與衆謀士商議收拾馬騰之策。華歆獻策道：馬騰世在西涼，羌人畏服，所部將士甚爲精銳，此刻若興師動衆前去征討，彼如抗命，大則動搖三輔，擾亂關中，小則退出蕭關，佔據隴坂，征西將軍前攻枹罕，苦戰經年，幸而獲勝，若馬騰一變，則征西將坐困於漢中，而隴上諸羌將齊聲響應，殊非萬全之策。曹操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道：子魚所見，可謂洞悉敵情，但有何策，可以不勞而定？

華歆道：馬騰對征西使者，口口聲聲朝廷旨意，今當投其所好，丞相明日上朝，取得朝廷旨意，藉口隴羌謀變爲名，召他來許商議；馬騰恃勇而輕，又自負擁有重兵，他人不能害我之意，勢必輕裝就道，待其來許，必先來謁丞相，丞相可面數其抗命之罪，一二武士，便可制其死命。至扶風方面，僅有馬岱，馬超遠在涼州，可令人先至長安，教子廉將軍與文聘督發萬人圍攻馬岱，以除後患。韓遂駐紮馮翊，與馬騰原爲犄角，但其爲人剽輕短見，好利忘義，與賈詡素相交厚，可令前往誘以官爵。馬騰既死，彼自失勢，有威可畏，有德可懷，必入吾彀，且可令其出兵截馬岱歸路，四面圍攻，



不。愁。不。勝。然。後。令。韓。遂。爲。金。城。太。守。俾。作。前。驅。以。賊。攻。賊。馬。超。雖。勇。外。失。重。兵。他。無。援。助。不。敗。何。俟。丞。相。既。無。西。顧。之。憂。自。可。遂。東。征。之。願。矣！

曹操大喜道：子魚江東名士，可謂華實並茂矣！立刻差人前去長安，教鍾繇與曹洪文聘暗中準備。次日索得詔書，火速差官前往右扶風，調取馬騰來許，商議軍事。再差賈詡攜帶黃金千兩，綵緞百端，並金城太守勅書印綬，去說韓遂。三路差官，各自去了。

且說馬騰自從打發鍾繇使者去後，陸續聽得曹兵大捷，平定漢中，心裡暗自着慌，令馬岱龐德將軍隊逐漸移展至寶鷄汧陽一帶，與天水仇池諸羌，聲氣相接；知道蕭關一帶，朝那高平，俱有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重兵，難以通行，只好從南道着想，以作退步。自古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華歆層層盤算，曹操與衆謀士，均係過人之才，竟不慮到這一步，放虎歸山，自留後患。却是馬氏諸人，不該駢死此地，故而如此。

却說那許昌使者來到，馬騰受了詔書，款待天使，與麾下將士商議，去的好，還是不去的好？衆將士都主張不去。馬騰道：我若是不去，是違抗聖旨，曹公便可加我以叛逆之名，右扶風四面受敵，勢必受兵，豈非自貽伊戚！不如親身前往，汝等盛兵以爲後援。曹公得我一，人亦爲無用，殺之又屬無名，顧忌太多，終於無濟。是我仍可安然復返也！馬岱諫道：叔父不受夏侯淵調度，已成嫌隙，此



去許昌，決無好處。馬騰道：「吾意已決，汝可代統吾軍，我東去許都，驛置一人，若有不測，汝與龐德急領全軍，退出秦中，南入天水，奪取汧陽，以爲根據，令步卒數百人，扮作鄉農，散入此地，各邨耕種，以爲他日捲土重來之預備。」汝兄可從蕭關入，汝可從寶鷄進攻，則吾仇可報矣。馬岱見馬騰去志已決，不能諫阻，頓首受命。

次日，馬騰帶着馬休、馬鐵暨三百人馬，同着使者，向許昌進發。不一日來到，自向館驛住下。次日去丞相府參謁曹操。曹操早知備細，吩咐許褚帶了二百名勇士，埋伏暖閣左右。馬騰一到，就令進來。參謁已畢，曹操道：「將軍遠來辛苦。」馬騰謝過。操問道：「前日孤令夏侯淵去征討張魯，請將軍前去協助，爲何不去？」馬騰道：「一來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氏羌騷動，不敢遠離；二來因未奉到令旨，故爾有違夏侯將軍的命令。操笑道：孤令征西前去漢中，委以專征，關中人馬，悉聽節制，你心目中本沒有孤家，故而抗令，還敢到此巧辯來與我拿下！許褚帶領勇士，一擁向前，將馬騰拿住。馬騰到此，祇好束手受擒，回頭看着曹操，高聲罵道：俺馬騰明知來此，決無好處，不過是朝廷旨意，不能違抗，於今我雖一死，只恐你這奸賊，也沒一個好下場！曹操吩咐左右，推出斬首，不必號令，用一口薄薄棺材，將他埋在西郊附近，立刻叫許褚前去館驛，掩捕馬騰從人，一律斬首，以除後患。

許褚領兵來至館驛，西涼兵士，已經得了消息，馬休馬鐵，知道



是不能生回，原有從人，改着鄉人衣服，叫他火速破站飛報馬岱，準備南行；自己兩個，痛哭流涕，曉諭軍士，言主公無故被曹操殺害，頃刻必有兵來，汝等可速速逃走。原來馬騰待下極有恩惠，此番聽得馬騰被害，個個目眦盡裂，大哭號咷，齊聲說道：我等願同死此處，不願生回。登時弓上弦，刀出鞘，專等曹兵到來，決一死戰。

西涼兵士正在準備，許褚已帶了八百兵士，將館驛團團圍住。後面夏侯惇帶領巡城兵四五百人，會同許褚，將館驛圍得水泄不通。馬休馬鐵橫了心，兩個在門樓上，彎弓搭箭，等他二人臨近館驛，覷得親切，馬休一箭，射中夏侯惇左眼，翻身落馬。夏侯惇原只一個眼睛，於今又去了一個，便也有力無處使，左右急救上馬。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闢延呂範

許褚吃了一驚，門樓上馬鐵一箭，射中許褚左頰，馬休又是一箭，射中許褚右頰。許褚忍痛，拔出箭杆，下令軍士奮勇進攻。

却見館驛門開處，馬氏兄弟兩馬當先，論氣力來，原不是許褚的對手，因為許褚受了兩傷，馬氏兄弟捨命衝殺，西涼兵士都是把性命攔在九霄雲外。自古道：一人拼命萬夫莫當，何況都是久經大敵，兵強馬壯，二百餘人，一聲喊，曹兵紛紛閃開，殺出一條血路，逕奔許昌西門迎頭來了。曹兵大將王必帶了三千御林軍，向前截住馬休，馬鐵雙刀並起，王必招架不住，被馬休一刀砍落馬下。西涼軍士乘勢殺出西門，御林軍見主將已死，紛紛大亂。許褚見馬氏兄弟逃出城去，吩咐衆軍火速追趕，退後者斬，自己匹馬



當先，衆軍四面圍繞前來。西涼軍士，人自爲戰，到了後來，曹兵越殺越多。馬休、馬鐵，料無生路，拔出寶劍，自刎而死。

衆軍士見主將已亡，滿拼一死，盡力迎殺。天色向晚，力盡神疲，二百餘人，個個戰死，無一生降。

許褚割了二人首級，來見曹操。曹操已知道王必喪命，夏侯惇許褚均受重傷，正在憤怒之際，一見許褚前來報功，親取傷藥，替許褚敷上，重賞許褚，教他好生將息。又安慰夏侯惇，教人殮葬。王必計點軍士，折損千餘人；操大驚。西涼兵士如此驍勇，猶恐曹洪不敵馬岱，急令帳前左右護衛小將鄧艾、鍾會，帶領三千人馬，星夜前去協助。二將奉命去了。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却說馬岱龐德見馬騰去了多日，尙無消息，正在遲疑，只見進來一人，汗流滿面，氣喘不止，一看正是跟馬騰去的軍士，稍停，那軍士將馬騰業已被害，二位小將軍預備死戰，特令前來報信；途中看見曹洪文聘領兵前來，離此不過四五十里地了。馬岱聞言大哭。龐德說道：小將軍！此非慟哭之時，商議迎敵才是。馬岱收淚道：叔父當去時，要我二人去到天水，以爲存身之地，如今可急速拔隊起行，到了天水，再作道理。龐德稱是。

二人預備已久，立叫起行，到了寶鷄，馬岱與龐德商議道：你看此地山勢險惡，你我各領三千軍士，分左右埋伏，等候曹兵前來，殺他一個片甲不回！一來替叔父報仇，二來使他不敢窮追。龐德



連聲道好，令裨將馬成領五千人馬先行，他兩個埋伏着，靜候曹兵來到。

那曹洪文聘，在長安接着魏王令旨，帶了七千人馬，星夜前行，鍾繇領了五千人馬接應。二人趕到扶風，馬岱已經走了，二人驚訝不置，依文聘的意思，是不追趕了。曹洪說道：魏王旨意，要剿除馬岱，以絕後患，如今聽土人言說，去尙不遠，我二人急速催兵前進。才是文聘依言，催兵前進，又行了一日，到了寶鷄，問着土人，知道西涼兵清早過去，至多不過走了三四十里路程。二將大喜，急急追趕，看看日欲西沉，到了一個坡上，忽然鼓角齊鳴，左邊龐德，右邊馬岱，萬弩齊發，向曹軍射來。一個是有心計算，一個是變起。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倉卒，曹兵抵敵不住，往後敗走。二將乘勢追殺，曹兵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十成中去了八成。曹洪文聘敗去四十餘里，幸虧鍾繇接應，方才安下營寨。

那邊馬岱龐德，火速催軍，直向天水進發。三五日間，便到了天水。天水太守馬遵，原是馬氏一門，聽見馬岱到來，開門迎接，進衙坐定。馬岱哭訴馬騰被害情形，馬遵亦爲揮淚，便道：賢弟且免愁煩，叔父已死，如今可遣人火速去涼州，報知孟起，興兵復仇。愚兄這裡，尚有萬餘人馬，合賢弟帶來的兵，將近三萬，足以一戰；卽喚部將姜維近前。

那姜維乃是冀縣人氏，武藝高強，人才出衆，在馬遵部下，當了



一名偏將。當時聽見太守呼喚，上前參見，又見過了馬岱。馬遵道：馬老將軍被曹操所害，小將軍避難前來，尤恐曹兵仍前追趕，伯約可領兵五千，前去汧陽，謹守城池，以防曹兵來犯。我這裡再派人來接應。姜維領兵去了。馬遵又令龐德領五千人馬，離汧陽三十里下寨，接應姜維。龐德領命去了。馬遵教馬岱帶了五百人馬，由臨洮逕回涼州，協助孟起。待這邊接到消息，即便進兵。馬岱即刻起程去訖。馬遵自己吩咐左右，加意警備不題。

却說曹洪文聘，頓兵三日，鍾鄧二將到了，見過曹洪，問知軍情。鄧艾道：馬岱戰勝，急於逃走，輕騎躡之，必獲全勝。今去遠矣！鍾會道：岱此去必奔天水，馬遵是馬騰一家，必相連合，我兵遠出，勝負



第七回 後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尙未可知，可稟知魏王，再行定奪。曹洪依言，將人馬紮住，專人啓稟丞相，靜候指示機宜。

且說韓遂屯紮在馮翊一帶，與馬騰相爲犄角，聞知馬騰被召進京，知道客軍寄寓，終非上策，馬騰此去，恐怕凶多吉少，與手下將士楊秋程銀一般人正在計議，忽報許昌使者到來，韓遂連忙迎接賈詡進營。一行坐定，賈詡宣布曹公德意，即將黃金綵緞金城太守符節印綬，交與韓遂。韓遂一一拜謝，陪着賈詡飲宴數日，一面令部下收拾行李，預備起程。

韓遂送過賈詡，同衆將商議道：我若依曹，夾攻馬氏，馬氏既滅，勢必及我。我若助馬，是我先替馬氏受兵，諸將有何良策？程銀道：



賈詡此來，明是以毒攻毒的手段。馬孟起蓋世英雄，豈有不報父仇之理？主公與馬氏世交世好，又係聯盟，無馬氏是無韓氏。然曹兵遍布關中，我若起而發難，曹兵必環而攻我，進既不能，退又不得！不如三分所部，以一部暫留涇渭之間，一部先入金城，一部向安定高平分途駐紮，作爲陸續開拔形式，示曹兵以不疑。孟起一至金城，便可與之合兵一處，以入關中。孟起若不出兵，我亦可以安坐金城，保全實力。韓遂喜道：將軍言之有理。即將原有部隊萬餘人，自領三千餘人爲第一隊，先行率赴金城，接任楊秋領五千人爲第二隊，分駐安定高平一帶；程銀領軍五千，作爲第三隊，分駐涇渭之間，靜候馬超消息不題。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却說孫權自從大勝曹兵，每日裏提防曹兵復仇，又聽得曹兵取了漢中，殺了馬騰，聲勢十分浩大，急召周瑜、程普一班將士商議。周瑜道：「主公患預防，誠爲高見。瑜在鄱陽，據文嚮報告，劉立德與糜夫人同染溫病，劉立德體質強壯，現已就痊，只糜夫人日加沉重。甘夫人因晝夜侍疾，亦復傳染，兼天時不正，荊州又無良醫，半月以前，兩位夫人，雙雙病死。現在荊州城中文武，尙然穿孝，主公幼妹，待字閨中，不如遣人去荊州爲媒，劉立德與討逆將軍，昔同王事，與主公向無深仇，我得江夏，得之劉表，若與聯婚，事無不諧。婚姻既定，盟好可尋，關、張、子龍，皆義氣深重，決不肯主母以與無謂之師。諸葛亮、龐士元，雖計謀百出，亦不致冒大不韙，以微



不可必之功。近窺其意。在圖川。欲得上流。我與聯婚。投其所願。然後。我可以釋江夏之防。而專合肥之備。卽曹操大舉南下。關雲長。在襄陽。張翼德。在南陽。但遣一介之使。南入荊州。則襄樊之兵。可出宛洛。曹操方自顧許昌根本之不暇。何暇輕舉以謀我也。孫權喜道。公瑾之言。表裏瑩徹。劉玄德天下英雄。吾妹適之。亦爲得人。待孤告知老母。然後再行遣使。公瑾可前赴濡須。一視防軍。以防曹兵乍進。周瑜領命自去不提。

孫權入內。將諸事面告吳國太。國太道。女大當嫁。劉玄德景是帝玄孫。英雄蓋世。汝竟行之可也。孫權領命。卽遣呂範前來荊州議婚。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那劉立德自從甘糜二夫人雙雙病死，形單影隻，正在悲痛，孔明子龍，時常勸慰。一日，三人小飲，孔明笑道：「主公面上，紅光煜煜，主天喜紅鸞照命，三數日內，當有續絃之喜。」立德歎口氣道：「二夫人患難相從，中途溘逝，尸骨未寒，何可遽言續娶！一言未了，外面報進，江東使者呂範求見。」孔明笑道：「恭喜主公，可稱喜從天降了！」立德道：「軍師何出此言？」孔明道：「請進呂範，便知端的！」現在只要是闊人，不管形狀醜陋，不管年齡高大，夫人若有不幸，那做媒的便踴躍恐後；我與東吳，素無來往，兩夫人去世，亦未前來弔唁，孫權有妹，尚待字閨中，呂範此來，定係作媒無疑。

立德半信半疑，教人延請呂範進內。寒暄已畢，呂範先致吳侯



弔唁之意，後述吳侯景慕之誠，漸漸的說到婚事來了。玄德暗暗佩服孔明神相，聽見呂範所說，以目視孔明。孔明答道：吳侯有此盛意，主公理宜答謝。玄德起立致謝，呂範連忙答禮。玄德教孫乾簡雍陪伴呂範館驛安歇，與孔明計議道：呂範作媒，必有用意，軍師爲何一口允諾？孔明道：此必係周公瑾懼曹操再伐江南，欲聯我以拒曹耳！我欲入川，亦懼吳之上犯，姻好旣成，江南可以一力拒曹，我亦可以一心入川，兩利之事，何憚不爲？玄德連聲稱是。

次日，玄德請呂範先行回去報知，令簡雍前去答禮，二人去訖。玄德將前日所得黃金綵緞，駕着畫船簫鼓，命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納聘專使，命右將軍趙雲爲親迎專使，二人衣錦簪花，帶了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從人望江南進發船到江夏徐盛早知消息出郭歡迎與趙雲甚爲投契隨卽分別到九江時甘寧一樣款待順風揚帆直到建業孫權派魯肅程普至九洲相迎魯肅與孔明一見如故上得岸來並馬入城到吳侯府第下馬入內參見孫權優禮款待又引見了國太國太一見孔明儒雅風流子龍英風四射自己女婿得此輔佐將來定成大事歡歡喜喜替女兒製辦衣裝選了良辰吉日命諸葛瑾孫韶爲護送專使將孫夫人送下了河孫權與國太送至江邊灑淚而別。

十日工夫一行人到了荊州荊州城裡家家戶戶披紅掛彩立德自在江干迎接彩輿十里錦溢香盈老夫少妻自有一番佳境



夫。妻。和。好。自。不。待。言。並。非。兄。弟。捏。造。但。看。盧。子。嘉。馮。煥。章。兩。口。子。便。可。以。略。知。梗。概。了。話。休。繁。絮。劉。玄。德。與。孫。夫。人。既。成。嘉。禮。關。張。都。來。參。見。新。嫂。各。回。汎。地。去。了。諸。葛。瑾。跟。孫。韶。吃。得。酒。醉。飯。飽。心。滿。意。足。玄。德。也。十。分。厚。待。兩。個。辭。別。自。去。吳。侯。處。復。命。正。是。

佳。耦。初。諧。他。日。怕。成。怨。耦。舊。人。若。在。今。朝。可。比。新。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綱目書馬超韓遂十部之變曰：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是超遂連合反曹，實由于操命夏侯淵討張魯，諸將生疑之故。與本書引據者同。衣帶詔，史亦只言董承自稱受有云云，劉備因之起兵于徐州，並無馬騰之說。演義叙操欲乘周瑜喪取吳，恐騰襲許，憶赤壁軍。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中訛言，因誘致騰，可謂憑空結撰。本書曹操矯詔誅騰如故，而原因由抗命征西假天子命以塞其口，言隴羌變以重其威，是合于情理者也。若演義加爲征南將軍，命其征吳，則太不合情理矣，豈止不合于史也！

寫馬超遠在涼州，扶風僅有馬岱，不但是爲佈置軍事，令岱與龐德所部出動，可向寶雞汧陽一帶展移。且演義叙馬騰之往，謂超有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昔日之志可展等語，是超未諫，而又有勸行之失，不可不救正之也。嗚呼！使超果有此言，則父與弟往而共死，所以輕身致危者，超將永抱終天之痛矣！今超不在側，諸將均主不去而諫之，馬岱苦口而又再諫之，是騰剛果明決，自欲就義而求仁，岱與超也，生死天地，概無所憾，而後英雄可以繼志，可以有爲，不致稍有累於天君；於是馬騰之夷險危途，艱貞亮節，殆可抗衡於岳飛，而操乃淪與檜伍；此之謂有筆皆削，無人不全。超一在側，便難料理，卽如演義之言詞，蓋亦非此不合馬超聲口也。讀者必訝馬超何以竟在涼州？又何故不安於扶風？俾多一諫勸之人，騰或不行，曾不知演義上便因如此安



放，無法著筆，不得不玷辱英雄。若超在側，必仍只見勸不見諫，英雄肝胆，誅賊爲先，怕死貪生，恐馬超入墓。至今在地下千年，猶未學會如此腔調也。否則寫的便不是馬超，或不問馬超終天抱恨，不抱恨便可去學演義般樣，隨手安放，試問填平英雄恨事，尙還有何案可翻？這才叫安放不得的苦。

演義寫賈詡媚操進計，反間成功；本書便令其許爵空勞，說降失敗，成了蔣幹。演義寫一黃奎助騰，洩謀誤事，同時被害；本書寫一王必助操，截殺無用，登時被誅，成了苗澤。演義寫設策詔騰者爲荀攸，本書寫一再獻謀者爲華歆。以攸黜，操封王，尙存晚蓋，歆附逆成篡，不妨歸惡也。演義寫許褚裸衣鬥超，臂中兩箭，而城下圍騰，曹將無一人受傷；本書寫許褚領兵圍驛，頰中兩箭，而門樓拒敵，曹將無一人不受傷；以助賊必誅，刑傷不稍末減，褒忠有典，休鐵應予復仇也。尤妙在夏侯惇爲演義中操平漢中定計之人，又爲操疾篤見鬼相召，亦同於殿門見鬼以死之人；本書原以張魯爲鬼，卽令惇失其雙目，不但使之不能見人，且永使其不能見鬼；諷鬼尤覺翻案翻得滑稽。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若○王○必○削○去○箭○瘡○，而○令○身○首○異○處○，如○伏○典○刑○，蓋○正○五○臣○死○節○之○罪○，則○翻○案○，翻○得○森○嚴○之○至○。因○諱○一○黃○奎○，使○順○諱○五○臣○之○死○難○，乃○從○翻○馬○騰○一○案○，並○翻○五○臣○之○兩○案○，明○則○了○結○夏○侯○惇○王○必○助○逆○之○輩○，暗○且○了○結○管○輅○知○機○助○逆○之○徒○，是○均○不○可○不○知○也○。

夏侯霸降姜維時，首以魏有妙齡鍾鄧二人，久必患蜀爲言。世讀演義者，又必惜維之降蜀，在先主死後，霸之降蜀，在孔明死後，其助漢皆晚；而鍾鄧用世，反能及時，乃興嘆若有天也！設使鍾鄧得遇諸葛，將如之何？亦世人之所深思者。今卽以軍事地理而及天水，因天水而及姜維，因姜維而及馬遵，使言本屬馬氏同宗，已見文機在手，妙造隨心，而超孝子也，維亦孝子也，以孝及孝，以維助超，又果爲惟一携手之人物，不惟不使英雄爲降將軍，此中又寓錫類不匱之至意，則幾無一處不見杼軸，無一字不有分量，更不可以信口亂造而草草讀過人也。地也，時也，勢也，情也，事也，安排旣當，然維固與鍾鄧鬥志者也，故未出維，乃先出鍾鄧，於是鍾鄧並得與諸葛角智於疆場，自有本書而三國人材，一齊吐氣，而世間讀者無不如此應無缺憾事已。



演義言孫劉相忌而聯婚，本書言孫曹相畏而聯婚，原因大異，方見本書爲正寫。孫劉合好，交不可離之文，而此回更爲抬高公瑾人物之筆。如演義魯肅討荊州，佛寺看新郎，喬國老愛財多事，劉備畏妻溺志，孫權摔硯怒追，以及夫人背母偕逃，孔明伏兵高叫，周瑜雪恥忘曹等，真將一時瑜亮，奇材妙智，寫得兩下不堪！幾同市井小人之卑陋惡劣，那一位還算得三國人物簡直刻罵入骨矣！茲盡反之，並易入贅爲親迎，這番正大光明，便叫臥龍先生一行，省在小舟伏着，去受許多悶氣，妙極！呂範照舊爲媒，可謂媒星入命，只是甘糜二夫人同遭瘟病，身死黃泉路上，不免咒罵不堪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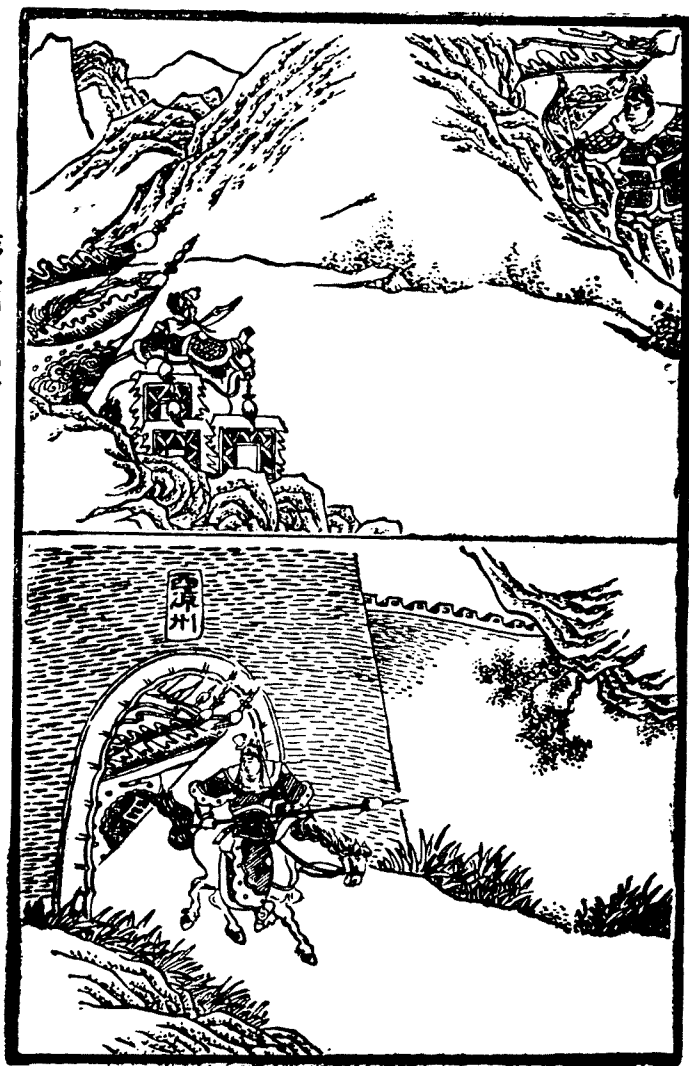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第七回 數抗命燧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反三國志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話說孫劉結好消息，傳入許昌，那曹操正因接到曹洪報告，馬岱走入天水消息，知道此事有些兒不妙。幸虧賈詡回來，言韓遂已經拜命，去到金城接事，關中西道，可保無憂。正在那裡發下緊急命令，要曹洪先取汧陽，進攻天水；猛然間得了孫劉結好消息，不由得手足失措，急忙聚集文武商議。荀攸啓道：丞相！孫權以合。



肥。一。戰。與。我。積。恨。恐。一。旦。有。事。荆。州。乘。虛。以。襲。江。夏。故。不。惜。以。青。年。弱。妹。遠。適。劉。玄。德。荆。州。方。面。聞。現。在。集。兵。秣。歸。尋。陵。一。帶。必。有。圖。蜀。之。心。亦。懼。江。東。之。躡。其。後。故。而。順。水。推。舟。聯。成。姻。好。事。機。相。湊。遂。以。速。成。攸。聞。以。利。交。者。利。盡。則。交。疎。以。權。睦。者。權。等。則。睦。散。孫。劉。既。以。互。利。而。聯。姻。將。來。必。以。互。不。利。而。成。敵。丞。相。保。持。實。力。坐。承。其。敵。可。也！

操道：公言甚是，但劉璋闇弱，劉備若進兵西川，勢可必得，西川若入劉備之手，則漢中必危，公有何策，可紓此難？苟攸答道：丞相憂深慮遠，可謂明見萬里！以攸愚見，孫權結好劉備，欲求有事情，救劉備，結好孫權，欲以專力取川，今但令文遠以游兵出合肥，吳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中慈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出。則。我。歸。吳。歸。則。我。出。吳。事。若。急。必。求。救。於。荆。州。荆。州。與。江。東。新。好。必。擾。宛。葉。以。遙。應。江。東。自。不。得。專。力。於。西。川。而。我。得。以。餘。暇。收。天。水。以。固。西。防。伺。劍。閣。以。通。廣。漢。令。夏。侯。征。西。乘。隙。入。蜀。則。足。以。制。荆。州。之。死。命。矣。操。大。喜。道。公。統。籌。全。局。協。應。三。方。可。稱。計。劃。周。詳。即。傳。令。授。計。張。遼。夏。侯。淵。曹。洪。諸。將。不。提。

且說周瑜奉了孫權命令，巡視濡須居巢一帶水陸諸軍，將次完畢，忽聽細作報道：合肥城中，現在分派軍隊，輪流出犯。周瑜一聽，便與呂蒙計議道：此必係曹操以我新與荆州講和修好，故意擾我，以視荆州有無動止，彼可以擇利以趨。我但勅諸軍深溝高壘，不與戰爭，令子義從張繡處撥馬隊三千，巡視要隘，遇便要擊。



可也。呂蒙道：就依都督高見，一面立請太史慈分領馬隊前去，周瑜自回建業去了。

那張遼接到魏王令旨，與劉曄商議，遣樂琳龐奮胡烈三將，各領二千人馬，分作三隊，預備騷擾東吳防地。三將領命，去到吳兵寨前，擂鼓吶喊，吳兵只是不出。曹兵一隊去了，二隊又來，二隊去了，三隊又來。江東兵看他似紡車似的，個個心中詫異。一連三日，都是如此，今日在此處發現，明日在那處發現。那天到了居巢附近，胡烈一隊逼近張繡營柵，辱罵張繡。那些軍隊，亡命之徒居多，忍耐不住，開營出戰，胡烈揮軍便走。張繡部將胡車兒向前追趕，合肥兵第二隊，第三隊前來接應，胡車兒勒住馬，不肯再追。曹兵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緩緩退去，轉過山坳，太史慈軍隊到了，因奉了都督將令，不許開戰，將人馬紮住，讓曹兵過去，自己在旗門裡觀看。好個不識時務的胡烈，暗地彎弓搭箭，望太史慈一箭射來，正中面上。太史慈忍着痛，拍馬直取胡烈，只一合，將胡烈劈於馬下。江東軍士見主帥受傷，奮勇上前，胡車兒揮兵接應，曹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

太史慈帶着傷，來到張繡營中。張繡大驚，替他拔下箭來，因受傷過重，又用力追殺曹兵，拔出箭來，血流如注，敷上刀槍藥，也不能止住。一半個時辰，量過了二三次，到了半夜，張繡胡車兒丁奉團圍住，只見太史慈二目一睜，叫道：大丈夫不能揚威絕塞，爲國家立不世之功，今乃爲豎子所算，死於無名之戰爭，吾負老



母矣！回頭看着衆人，道：各位將軍，可轉啓吳侯，孫劉之交，不可離也。言訖，大叫一聲，口中噴血而死。滿營將士，無不齊聲痛哭。差人火速報知吳侯，由丁奉暫行帶領原有軍隊，晝夜巡緝，以防曹兵。孫權接到太史慈死信，放聲大哭，文武盡皆垂淚，令孫韶前往居巢迎喪。到了建業，孫權與周瑜、程普率領文武出城迎接。祭奠已畢，把太史慈祔葬。孫伯符墓旁，將其子太史亨留養府中。太史慈軍歸丁奉接統。合肥方面，因損兵折將，亦暫停戰不提。

且說馬岱從天水出狄道洮州，逕奔涼州，晝夜兼行，四五日間，已經到了，不須通報，逕入衙署。那時節，馬超正與妹子馬雲、驂妻子楊鳳，家常閒話。原來馬騰三子一女，長子馬超，次子馬鐵，三子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馬休，女兒馬雲騷，品貌超羣，武藝出衆。馬騰因女兒幼年無母，愛女之心，甚於愛子，立意與他找一個蓋世英雄的女婿，所以長了二十二歲，尙未字人。三人正在計議扶風事情，爲何許久未見家信回來？忽見馬岱全身縞素，闖進門來，跪在當地，把他三人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馬岱將曹操如何要伯父出兵，伯父如何未去，後來如何帶同兩弟進許昌，如何全軍盡沒，連哭帶說，一一訴出。馬超兄妹，一聽所言，不由得痛徹肺腑，淚流滿面；一霎時怒氣攻心，雙雙暈死過去。馬岱銜淚，帮着嫂嫂拿薑湯將哥哥妹妹灌醒，好一會二人悠悠醒轉，放聲大哭起來。

那時涼州城裡，經馬岱從人傳出上項消息，登時一傳十，十傳



百，涼州城裡百姓，如喪考妣，軍隊尤其哀痛。大家公推數人，來見馬超，要他興兵報仇。

馬超一家大小，正哭得死去活來，手下將官，苦苦相勸，方才止住哭聲。馬超問馬岱道：「賢弟，你如何逃得回來？」馬岱便一五一十將遵伯父遺命，退駐天水，等候大哥出兵，以爲響應。剛說到此際，聽得外面人聲嘈雜，把門兵士報說道：「合城人民兵士，推舉代表求見將軍。馬超含淚，同着馬岱，出到大堂，只見衆代表向前行禮，說道：『某等頃聞老將軍在許昌被害，大衆悲憤，敬請將軍早日出兵報仇。』」馬超揮涕道：「各位父老，既有此熱心，俺馬超甯不感激，請受我兄弟一拜。」說罷，同馬岱倒身下拜，衆代表還禮不迭。馬超拜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罷起身，拔出令箭，叫軍政司火速點齊全軍人馬三萬餘人，限三日內，趕造白衣白甲，拔隊起程，不得有誤。軍政司領命，自去辦理。馬超送過各代表，回進衙中，令馬岱好生休息，意欲自己領兵前去，留妹子留守涼州。誰知道這位大小姐性情剛烈，非去報仇不行。馬超祇好令部將馬龍、馬驥守住城池，自己設了父親兩弟靈位，帶了馬岱妻妹痛哭祭奠。到了第四日，叫馬岱帶了三千人馬，仍去天水會合馬遵，北向扶風，夾攻長安。馬岱領兵去了。馬超盡起全軍三萬人，自作先鋒，令妹子領中軍，帶領家眷，偏將馬凱領後軍，白旗白甲，好似銀山雪海一般，離了涼州，浩浩蕩蕩，望金城一路殺來。



馬超兵到金城，韓遂已知消息，開了城門，帶了三五個從人，來到馬超營中。馬騰、韓遂原是八拜之交，當下馬超叔姪相見，自有一番痛哭流涕。韓遂便將曹操如何遣賈詡來到，以財帛爵位相誘，我以勢力難抗，祇好暫時從命，已令部將程銀、楊秋分屯朝那、高平、涇、渭、蕭關一帶，賢姪大兵一至，兵不血刃，便可直取長安。馬超聞言，頓首拜謝。韓遂仍領兵入城。

馬超住過一宵，仍留韓遂在金城接應，自引人馬向高平出發，程銀、楊秋都是定做的一色青，所到之處，毫無阻攔，沿途雖有韋康、楊阜，不敢阻攔。不過半月有零，直抵長安西門下寨。那長安太守，乃是鍾繇，一生一世，祇會白紙寫黑字，那裡知道打仗，是怎麼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一回事，一面吩咐緊守城池，一面派人去許昌告急；還恐遠水不救近火，想起自己兒子鍾會，現在曹洪軍中，急遣心腹家人，向曹洪處求救，各各分頭去了。

那馬超知道長安城險峻難破，若是相持日久，救兵一到，內外受敵，喚過數十名軍士，私藏暗器，扮作鄉民，自己且不圍城，却令部將領兵分頭攻打長安附近州縣。那些鄉民自然扶老携幼，向長安城中躲避。那位鍾太守不知道城是亂開不得的，難民是亂收容不得的，在城上看見逃難的人民，兒啼女哭，忍不住心腸，叫開城把他門放了進來。那真正難民自然感恩戴德，那些假難民也就得其所哉。



到了三更時分，東門火起，鍾繇卽忙吩咐人前去救護。那馬超却從西門裡應外合，殺了進來，火光叢裡，西涼兵人如虎豹，馬似蛟龍，守城兵四散奔逃。鍾繇只得脫下衣冠，帶着親隨，逃向潼關方面去了。

馬超得了長安，安民已畢，叫程銀、楊秋領兵一萬，前去追趕鍾繇，奪取潼關。叫妹子馬雲驂領兵一萬，把守長安，自己領兵二萬，南取扶風，接應馬岱。

那曹洪自從得了魏王旨意，立派鄧艾領兵五千，攻打汧陽。姜維令軍士謹守城池，並不出戰。鄧艾千方百計，誘他出城，總是不行。後來令兒子鄧忠，帶領人馬，黑夜裡越過汧陽，斷姜維後路。却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被龐德伏兵一起，只殺得鄧忠匹馬逃回，帶去的千餘人，不剩一個。

鄧艾正在爲難，曹洪將令來到，速回大營，商議軍事。鄧艾回到營中，原來是鍾繇告急文書來到，鍾會父子情急，願當前敵。曹洪令他領了三千人馬爲第一隊，鄧艾領三千人馬爲第二隊，自己領五千人馬爲第三隊，回救長安。留文聘領七千人馬，守住汧陽，以防馬岱北下。分撥已畢，拔隊起程。

鍾會心急如火，滿望立刻到了長安，父子見面。誰知長安早已失守，馬超已迎上前來了。剛剛距離長安五六十里路程，只見前面西涼白旗飄蕩，好是雪浪橫空捲地而來，勢如風雨。鍾會忙將



軍馬紮駐，勒成陣勢，等候西涼兵到接戰。那西涼兵自從出兵以來，未曾接戰，銳氣正盛，馬超躍馬當先，舉槍便刺。鍾會舞刀接住，戰不上十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後面鄧艾父子，雙雙上前迎戰，馬超奮起神威，大吼一聲，一槍將鄧忠刺落馬下。鍾會看見，急回馬接應鄧艾。西涼兵橫掃過來，曹兵抵擋不住，大敗而逃。虧得曹洪大兵來到，方才止住陣腳，安住營壘，與馬超相守。

那汧陽城裡姜維，見曹兵連日不來攻打，教人打聽，盡數退了。方要遣人報告馬遵，祇見前面塵頭大起，馬岱同龐德領兵來到。姜維迎接入城，告知曹兵已退。馬岱道：「必是家兄攻打長安，他們回救去了，姜將軍你仍守護此城，以爲後援，我同龐將軍領兵前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去夾攻長安，姜維應諾。

馬岱龐德領兵向前進發，將至寶鷄，前時散在鄉間的軍士，見是馬岱兵到，前來報告文聘紮兵地方。馬岱叫他們糾集舊人，今夜可在文聘營外，四處放火，那人領命自去。文聘聽知馬岱兵到，抱定不出門的主義，小心在意，隄防火燭。到四更時分，只見大營四處起火，那曹兵都被西涼兵殺怕的，心中先自慌亂。左邊龐德，右邊馬岱，兩枝兵如生龍活虎，斬開鹿角，殺進營中。喊聲大起，鼓角喧天，曹兵大亂。文聘不敢迎戰，帶領敗殘人馬，望長安敗走。龐德馬超，那裡肯捨，緊緊向後追趕。

文聘來到曹洪營中，訴說一切。曹洪驚道：前有馬超，後有馬岱，



如何是好？鄧艾說道：現在只有退入漢中，與夏侯征西合兵一處，候魏王兵到，再圖恢復。曹洪道：事已至此，只有此法。一聲號令，將人馬連夜移入漢中。馬岱、馬超乘勢追擊，曹兵又折損八千人。

馬超兄弟相見甚喜，叫馬成帶兵五千，守住褒斜道口，自己同馬岱、龐德回轉長安，直取潼關。那潼關真好一個地方，東西兩道，都是車箱狹路，三面是山，一面靠着黃河，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比函谷關還險十倍。此番鍾繇殺得抱頭鼠竄，後面程銀、楊秋乘勢追趕。本來在臨潼，就可以將鍾繇拿住。依楊秋的主見，留住鍾繇，以作引線，好進潼關。

果然鍾繇拼命奔逃，楊秋、程銀在後面流星趕月似的，不即不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離，看看到了潼關。守關將士，見是鍾太守，開關迎接，那西涼二將，加上一鞭，縱馬入城，軍士一擁而入。守關將士，抵擋不住，西涼大隊人馬，搶入關內，在城門洞內，把鍾繇拿住，又拿了渭南令文斐，打入監中，靜候馬將軍發落。好幾日，馬超來到，二將迎接入城。馬超大喜，將庫中財物，盡與二將，分賞部下，休息士馬，以便進兵。正是：

天○馬○西○來○朝○發○渥○洼○之○澤○，
黃○河○北○去○並○收○涇○渭○之○流○。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綱目書超遂等衆十萬屯據潼關，秋操自將擊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此卽演義中潼關之戰，曹操割鬚棄袍，許楮脚邊藏身，躲箭之險，些送命。



者也。其穿鑿附會，明明遂超同奔，竟說抹書間遂硬使一個很夠交情的人物，成爲殘廢低首降曹，賣死友，負義心，離生交，歸國賊，是何理也！據史：操連車甬道，示弱驕敵，使超遂悉衆南守，乘虛得取河西，而後北渡，人莫能爭，堅壘渭濱，使戰不得，順許割地，使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破之云云。是又明明操許割地於超，而非超懼操已渡河西，乃以割地求和，圖城下之盟。演義既寫不共戴天之仇，復寫相從割地之議，於是而楊秋使去，於是而反間書來，於是而陣上話舊添疑，於是而寨內揮刀火併。此等文章，熱鬧固然熱鬧，只可惜把馬超韓遂及西涼八部英雄，都糟塌得不成人子。小說筆墨久在中國不能值錢，卽以自命荒唐言，甚將宗邦篤守忠孝禮義之國民性，忘於腦後，慣捧奸盜邪淫大羣之所排斥者，於無形也可嘆！

此回仍係接寫馬超復仇之文，以紀潼關大戰，忽先寫戰合肥太史慈中箭一段文字，則以承前文孫劉結好餘波，略作三方文字之小曲折耳。演義寫曹操正宴銅雀臺，興高采烈，把筆賦詩，忽聞權以妹歸劉，表奏備爲荊州牧，漢上九郡，大半屬備，以至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手脚慌亂，投筆于地，已殺風景極矣。今馬岱正入天水，超將不制，殺騰無功，西夏方亟；忽孫劉好消息傳來，東南之難，又殷以致手足失措，是更加一倍着急，加一倍殺風景。破舟漏屋，風雨打頭，沒興一齊來，不使奸雄坐臥得安，一刻則較演義中老瞞尤爲惶恐甚矣。故荀攸之策，張遼之兵，寫來不過爾爾。以見老瞞急中失智，賊黨賊徒亦盡荒張失計耳。此文中餘波之餘波，便爲了結一個太史慈作補筆，細尋作者之意，原亦不屬於此也。

馬超妻子楊鳳，演義中無名，死於楊阜部將梁寬趙衢之手，在冀州城上，一刀剝下者也。不意本書於妻外，爲添一妹，以爲全三國中會無一女英雄。生色三國時，女豪傑多矣，如徐母曹后北地王妃辛憲英等皆是，獨巾幗而雄英者則無。貂蟬近於英雄，而不武，孫夫人雖近於武，而不英雄，孫翊之妻，差可擬于英雄，而實箭烈若不添寫一人，真令英雄短氣，且辜負如此好時勢也。今既全書翻案，自不妨乘時勢造一英雄，書中遂亦全新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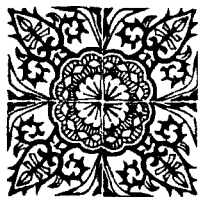


寫馬超破潼關，取長安，一如演義，而用兵作戰，並不相犯。夾寫南取扶風，西守汧陽，真有如火如茶之概。馬兒不死，操真無葬地也！逼到曹洪等退入漢中，以待援兵，遂爲捲土重來之伏筆。寫戰勝，便有戰勝之理；寫戰敗，便有戰敗之道。非如演義亂寫小兒捉迷藏一類之智計，而一無軍事學理者，尙以第一才子書見稱，何哉？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反三國志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上回說到馬超因報父仇，得了韓遂協助，馬岱從汧陽會師夾攻，兵不血刃，直抵長安。那長安乃是秦漢舊都，關中素來號稱天府。曹操乃是當代的人才，通曉兵機，熟知地勢，敢於仿造孫子十三篇來做孟德新書，豈有不知保固山河的道理？教馬超這一來，如入無人之境，這其中自有好幾種理由，各位不要性急，聽在下



慢慢說來。

原來曹操當初，要馬騰韓遂，分屯扶風馮翊，是爲隄防羌氐入寇起見，兩處各有重兵。鍾繇以資格洵至長安太守，手下也有二萬餘人馬；還有高平太守楊阜，櫟陽太守韋康，北地太守張緒，每人部下，都有三五千不等；又加曹洪文聘所部萬餘人，鍾會鄧艾的數千餘人，總計也有六七萬人，兵力可算雄厚。不過馬騰一去，韓遂一變，就去了三分之一。馬超部下三萬餘人，會合程銀楊秋所統的萬人，從蕭關東下。楊阜諸人，原被程楊監視，一籌莫展，祇好迎跪馬前。馬超報仇心急，只求殺得曹操，卽爲滿意。投降的人，概復原職。太守迎降，那一些令丞簿尉，亭長游徼，一發不消說，都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潼關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變了磕頭虫了。所以一路行來，並無攔阻。兼之馬岱又從南路會攻，聲勢越發浩大。鍾繇略講些人道主義，便送掉了一個長安。曹洪連戰皆北，退入漢中，你想那華州渭南各縣，還有抵抗的能力麼？所以程銀楊秋一氣追趕鍾繇，簡直是逢縣奪縣。追到潼關，拿了鍾繇，彷彿李存孝追趕黃巢一樣。不過李存孝是打外面殺來，西涼兵是打裡頭殺出，那難易之分，也就顯然易見了。

且說曹操在許昌，連三接二的得了長安敗報，知道馬超驍勇，西涼兵敢戰，非親身出馬不行。仍令次子曹丕留守，司馬懿監丞相府事，自己帶領許褚徐晃曹休曹真夏侯霸夏侯和夏侯惠王雙韓德臧霸侯成一般戰將，荀攸程昱賈詡華歆一般謀士，還帶



着兩個愛子曹彰曹倉舒。那曹倉舒年才弱冠，生得粉裝玉琢，聰明伶俐，平素不肯讀書，專一跟着他五哥曹彰，使鎗弄棒，也很曉得幾手八卦拳，萬勝刀，六合棍，回馬槍等。

曹操原有七子，恰合着蘇東坡笑王荊公話，什麼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爺帶娘，共是九個。他的大兒子，就是曹昂，因在宛城，跟他爹與張繡的嬌母巡風，被亂兵殺死；第二個便是現任五官中郎將，候補東宮世子曹丕；第三個便是曹熊；第四個便是才高八斗的曹植；第五個便是著名的黃鬚兒曹彰；第六個便是曹彪；後來做過白馬王；第七個便是這一位倉舒七爺。他們幾位爺們，在三國時都很有名望。就是曹熊懦弱無能，忠厚太過，累被曹植曹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關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彪。倉。舒。欺。負。那。曹。熊。因。係。自。己。兄。弟。只。好。付。之。一。笑。

說來笑話，在下怎麼替他修起家譜來了。當時曹操因馬超勢大，選出精兵七萬餘人，令徐晃作先鋒，帶了八千人馬，火速前往靈寶，把守函谷關，候第二路兵到，再出函谷，向潼關進發。徐晃領命去了。又令王雙、韓德領兵五千爲第二路，接應徐晃。二將領命去了。又令夏侯霸、夏侯和領兵五千，在潼關對岸風陵渡紮營，徵集船筏，虛作渡河形勢，却暗從風陵渡上遊十里，乘夜用牛皮船載送軍士過河，以拊潼關之背。俟我兵到時，可在潼關驪山山尾各處遍設旌旗，以惑西涼軍心，不得有誤。二將領兵去了。又令侯成帶領從人，星夜由商於上洛間入漢中，教曹洪、張郃諸將由褒



斜。棧。道。暗。襲。長。安。侯。成。領。命。去。了。再。令。細。作。由。榆。林。越。過。蕭。關。教。楊。阜。韋。康。諸。將。乘。便。截。擊。馬。超。後。路。原。來。楊。阜。諸。人。雖。然。降。了。馬。超。却。畏。懼。曹。操。勢。大。暗。暗。遣。人。間。行。入。許。報。告。一。切。他。們。這。種。目。送。飛。鴻。手。揮。五。絃。的。政。策。現。在。全。國。流。行。比。天。花。時。疫。更。加。利。害！

曹。操。分。撥。已。定。帶。領。大。隊。人。馬。卽。日。出。發。由。許。昌。到。潼。關。不。過。十。餘。日。路。程。曹。操。因。軍。事。緊。急。倍。道。兼。行。八。九。日。間。便。已。到。了。那。時。馬。超。剛。得。了。潼。關。因。軍。士。自。涼。州。出。發。未。曾。休。息。打。算。駐。紮。一。二。天。去。取。函。谷。誰。知。曹。操。大。兵。也。就。到。了。馬。超。聽。得。曹。操。兵。到。留。程。銀。楊。秋。守。住。潼。關。自。己。帶。領。馬。岱。龐。德。部。下。三。萬。餘。人。出。了。潼。關。二。十。餘。里。安。下。營。寨。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曹操吩咐列開營頭，自己帶領衆將，立馬陣前，觀看西涼兵形勢。只見那西涼兵旗門開處，左邊龐德，右邊馬岱，偏裨將校，二十餘員，擁出一員大將，龍眉鳳眼，猿臂蜂腰，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六尺八九身材，二十三年紀，頭戴亮銀盔，身穿白銀甲，內襯素羅袍，腰繫白絲帶，手執水磨點鋼鎗，坐下大宛白龍馬，威風凜凜，相貌堂堂。西涼軍士，盡是白旗白甲，漫山遍野，好是雪裡梅花，一望無際。操不覺失聲嘆道：「南有周瑜，西有馬超，真可謂英雄年少矣！」那句話不打緊，却把他滿少爺激惱了。

原來曹倉舒自負英雄年少，在許都時節，慣與諸將比武。許都第一員大將，要算許褚，倉舒也要跟他比試。曹操看待許褚最厚，



倉舒又是魏王愛子，許褚豈有不知道的？被他三回五次，鬧着比試，沒奈何有氣沒力，跟他動手。在許褚是十分讓步，誰知道到增長了倉舒的驕氣，那一下來就目空天下了。今天聽他父王稱贊馬超，不由得動了胃火，也不候父王令下，飛馬挺鎗，單搦馬超出戰。

馬超見陣前來了一員小將，裝束齊整，衣甲鮮明，便問來將通名。倉舒道：我乃魏王第七子曹倉舒是也！馬超一聽是曹操的兒子，提鎗便刺。戰不到十合，倉舒氣力不加，到自己弟兄關心，曹彰挺槍上前助戰，馬超賣個破綻，刺斜裡一鎗，將倉舒挑下馬來。許褚徐晃，雙馬齊出，敵住馬超。曹彰搶着倉舒尸首，跑回本陣。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曹操見愛子被殺，怒氣冲天，吩咐衆將一齊出馬。那邊龐德馬仗揮動大兵，衝殺過來，曹兵遠來疲乏，西涼兵據險以待，右脅下一隊馬隊，弓勁矢銛，如飛蝗一般，直向曹營射去。曹兵紛紛退後，敗下去一二十里，方才止住。只因爲曹操殺了馬騰，故而被馬超殺了。倉舒一報還一報，叫做冥冥中自有主宰！西涼兵得勝回營，犒賞將士，自有一番熱鬧不提。

曹操回到營中，喘息已定，想起倉舒，不覺痛哭。衆文武苦苦勸慰，方才教曹彰將倉舒尸首，買棺盛殮，運回許都。到了次日，對諸將道：誰去與小將軍報仇？許褚應聲願往。操與三千人馬前往，命徐晃王雙分左右翼接應。許褚來到陣前，大叫馬超出來受死。馬



超便要出馬，龐德已經到了陣前，不分青紅皂白，舉刀望許褚便砍。許褚看來將面如鍋底，眼似銅鈴，好似黑煞神一般，配着白衣白甲，就似煤炭團滾在雪中。許褚將刀架住，叫道：你讓馬超出來，你這尊範，我實在不敢承教。龐德大怒道：你這廝好無道理，咱們刀對刀，鎗對鎗，誰跟你比樣兒？你這貴相，也就不比咱們俊得多！一面說話，那刀潑風也似的砍去。

許褚見來將刀刀逼緊，分量不輕，也就一刀一刃對殺起來。好兩個麵灰包，一個赤銅刀，一個鑛鐵刀，勢均力敵，你一刀，我一刀，只殺得刀光四起，塵土冲天。一雙蠢鬼尋仇，兩個粗人打架，把那兩陣上人，都看得呆了。二人戰上三百餘回合，直到日色沉西，方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才收隊。到了次日，兩個又戰了一日，兀自勝負未分。第三日，曹操吩咐徐晃，挑選軍中善射的弓弩手二十餘人，等候許褚戰到半酣，教他詐敗，引誘龐德來趕，一陣亂箭，將他射死。徐晃領命自去準備。也是龐德命中該死，兩個戰了兩日，未分勝負。今日爲何敗下，稍加思索，便不能追趕。無奈他貪功心重，顧前不顧後，許褚心中到很愛上龐德，只要硬決勝負，不願意將他射死。只是魏王令旨，不敢違抗。兩個戰到百十餘合，許褚架開馬刀，撥轉馬頭，望後就走。龐德大叫道：許褚休走！隨後縱馬趕來，剛有一箭之地，曹營中弓弩手讓過許褚，一聲梆子響，覷定龐德，亂箭如雨。龐德身上中了二十餘箭，身無完膚，傷了數處要害，支持不住，回馬轉來。馬



超大怒，叫裨將接應龐德回營，自己同馬岱揮動大軍，向曹兵直衝過去。

自古道：憤兵難敵，死將難當。馬超兄弟見大仇未報，先傷了一員大將，捨死忘生，殺入曹營。兵士見主將奮不顧身，那一個肯落後，只一陣把曹兵殺得七零八落。曹操見陣勢已亂，拍馬望後便走，許褚曹真左右保著。那臧霸提刀接住馬超廝殺，戰不上二十合，馬超那一杆槍，神出鬼沒，臧霸招架不住，正待逃走，被馬超一槍刺死。曹營衆將，看著馬超這樣英雄，個個驚心喪胆。到還是許褚回馬，接住了馬超，鬥了數十餘合，馬岱傳令衆兵放箭，那弓馬是西涼兵的特長，一陣亂箭，射死曹營偏裨將校二十餘員。許褚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徐晃曹休各人，均帶重傷，退到閿鄉，紮下營寨。

馬超兄弟，收兵回營，看視龐德，已經身死，兩人不覺痛哭，軍士皆爲失聲。好生具棺收殮，就在附近埋葬。方議起兵前去追趕曹操，只聽得潼關兵士前來報道：程楊二將軍，把守潼關，不料曹兵由永濟渡河，深入腹地，程將軍開關前去迎敵，戰了數十合，被夏侯霸刺死。曹兵已入潼關，楊將軍現在巷戰，請將軍速去救援。

馬超聞報大驚，卽同馬岱領兵來到潼關，只見潼關四處起火，四山高處，盡是曹兵旗幟，軍心大亂，自相踐踏。楊秋又被夏侯霸所殺，生恐曹操大隊到來，措手不及，只得棄了潼關，向華陰一路敗走。前面夏侯和已在臨潼，安下營寨。曹操得報，卽時進了潼關。



放出鍾繇文斐，吩咐衆將，火速追趕。夏侯霸領兵跟着馬超，一日一夜，看看來到臨潼。馬超大叫道：「前有賊兵阻路，後有追兵，若不殺開一條血路，便無指望了！」挺槍躍馬，踹進曹營。那夏侯和只得千餘人，乘隙深入，遍布疑兵。那有戰鬥能力？看見馬超殺到，勉強上前迎敵，被馬超手起一槍刺死，殺散曹兵。後面夏侯霸趕到，馬超咬牙切齒，回馬接住，三合之內，又被馬超一鎗挑下馬來。西涼兵見主將連殺二將，個個精神陡長，回兵便殺，又勝了曹兵一陣。

馬超正欲安營，只見長安兵士前來報道：楊阜、韋康結聯起兵，斷絕隴西歸路，向長安進攻。曹洪從漢中殺出，馬成不能抵敵，現在退屯鄠縣，請回軍救援。馬超仰天長嘆道：「我不能先固關中，以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圖。進。取。今。三。面。受。敵。是。天。不。與。我。報。仇。也！馬。岱。道。兄。長。事。已。至。此。不。必。追。悔。只。好。棄。了。長。安。退。回。天。水。再。作。商。議。馬。超。道。捨。此。亦。無。別。法。遂。率。領。眾。軍。星。夜。回。到。長。安。同。着。妹。子。棄。了。長。安。拔。隊。起。程。逕。奔。天。水。幸。虧。馬。成。得。了。長。安。援。軍。死。守。鄠。縣。南。道。歸。路。未。被。曹。兵。截。斷。

西涼兵連夜退到寶鷄，方扎下營寨，計點軍士，散失二萬餘人。馬遵聞知，即令姜維領兵五千，前來協助。曹洪文聘，在寶鷄吃了大虧，也就不敢深入，駐軍候令。曹操得了長安，重賞諸將，大宴有功將士，酒上心來，想起愛子倉舒，不覺潸然流涕！隨令女壻夏侯楙督理關中諸軍事，楊阜、韋康等俱進爵關內侯，令曹洪暫駐扶



風，相機進剿馬超，自己帶領原來將士，回轉許昌去了。

馬超自在汧渭之間屯紮，招集散亡，徐圖報復。後來因曹兵四面環攻，屢經血戰，由汧陽退回天水。曹洪見馬超退回隴右，不敢窮追，留兵一萬，令鄧艾鍾會屯田渭北，專備馬超，自同文聘回許昌。鍾鄧均係將材，戰守皆合機宜。後有重援馬超，無可奈何，祇好從陰平武都沿白龍江而下，西入閬中，以圖立足。此係後話，暫且不表。

却說劉立德燕爾新婚，荆揚兩處，風平浪靜。軍師諸葛亮聞聽得馬超興兵爲父報仇，直取長安，得了潼關，曹操親自統兵，前往關中，入府見過立德。立德問道：軍師有何見教？孔明道：今江南修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好，曹兵西出長安，襄樊地方，目下決無戰事，不如乘時去取西川，一。來。可。據。長。江。上。游。使。荆。州。無。後。顧。之。憂。二。來。可。以。取。蜀。中。之。富。饒。三。來。乘。夏。侯。淵。此。時。無。暇。進。窺。川。中。之。便。可。以。一。意。進。行。千。載。一。時。機。不。可。失。玄。德。道。就。請。軍。師。發。令。

孔明預備已久，飛令趙雲用水師戰船載陸兵八千，溯秭歸直上，由枝江逕奪夔門，調黃忠領兵五千，由施南出石碛，直取涪關；兩路差官星夜去了，再調雲長元直還守荊州，調翼德士元還守襄陽；令荊州從事趙累輔雲長嫡子關興守南陽；三路差官分頭前去。五六日間，雲長元直來到荊州。玄德將印綬交與雲長，囑咐小心在意，進了衙署，別過孫夫人，新婚不到半年，自有一種難言



之隱。外面孔明吩咐調集大軍一萬七千餘人，令張飛長子張苞作第二隊，先行接應趙雲，然後帶領魏延劉封吳班廖化侯習張南一班戰將，隨着玄德即日啟程。

那時先鋒趙雲因先前奉了孔明將令，預備取川，暗地派人入川，探聽夔門一帶備細情形，恰好正值夏侯淵在漢中，將五斗米教，肆行屠戮，衆多道友紛紛外出逃難。中間有幾位祭酒師兄，逃到秭歸地面，被趙雲訪得明白，即忙撫卹他們，多予金帛。那些難民，自是感恩圖報，趙雲教他們先去川中，沿途集合，教中驍健，候我兵到，作爲內應。後來熊錦帆替蔡松坡招集公口，打陳二安，正是師做趙雲的故智，那些人紛紛去了。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也是劉璋闇弱，兵備不修，一來只防張魯，却被夏侯淵誅戮，方以丞相天威所及，祇貢賦不缺，便可受其保護；二來與荊州同是漢室宗親，決無自相魚肉之理；三來自劉璋任事以來，邊境久安，民不知兵，趙雲兵到夔門，守兵不戰而潰，兼之五斗米教徒，沿途布散謠言，虛張聲勢，川中將吏，不知荊州來了多少兵隊，蜀兵羸弱，素不耐戰，所過城邑，望風奔潰。趙雲直抵涪關，叩關討戰。

守關將士，乃是楊懷、高沛，聽見趙雲兵到，尙不知是何處人馬，兩個開關出戰，雙戰趙雲，戰到二十餘合，祇見關上一聲喊起，蜀兵大亂，原來黃忠領兵五千，從郾陽邊地，沿着清水，經過蠻犵諸地，深入蜀境，直拊涪關之背。二將惟恐關上有失，回馬便走，趙雲



趕上，一槍將楊懷刺死。關上黃忠拍馬下來，迎着高沛，就是一刀，高沛措手不及，被忠砍於馬下。趙雲大喜，同黃忠進了關來，號令諸軍，禁止殺掠，檢點軍馬糧草，蜀兵降者免死，得了一員降將王平。休兵三日，玄德大軍到了，擺酒與二將賀功，隨命二將進攻巴州。

那巴州守將，乃是嚴顏，有萬夫不當之勇，已知涪關失守，一面整兵迎敵，一面飛報成都求救。聞得荊州兵到，令副將張嶷、張翼守住城池，自家帶領三千人馬，出了關來，排成陣勢。趙雲縱馬上前，嚴顏問道：「來將通名？」趙雲答道：「吾乃常山趙雲是也！」嚴顏道：「久聞將軍大名，祇是益州與荊州原是一家，爲何自動干戈？」趙雲道：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老將軍久在川中，難道還不知劉季玉懦弱無能，夏侯淵虎視漢中，益州早晚必屬他人，與其失之於曹，不如併之於劉，老將軍還請三思！嚴顏長嘆一聲，撥轉馬頭，領兵回關。趙雲也不追趕，一連數日，並未交戰。劉璋聞知荊州兵前來，連下十餘州縣，巴州危急，急令大將張任，領兵三萬，前來助戰。

趙雲黃忠見了嚴顏，甚爲愛惜，欲令歸降，不忍相逼。玄德孔明來到，二將參謁，稟報軍情。孔明道：巴州險峻，攻亦不易，徒傷士卒；蜀中必有救兵前來，敗其救兵，則蜀軍奪氣矣！又對玄德道：亮聞馬孟起退兵天水，主公與其父同受詔討賊，請主公作書，遣人由間道入天水，令孟起進窺關中，則蜀兵勢分力弱，我可以由潼南



簡陽直取成都。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命王平問道前往。你道王平是新來降將，玄德如何重用於他？原來王平因爲楊高所忌，每欲置之死地，所以才降了趙雲。趙雲見他相貌英偉，氣度雍容，十分賞識，把他做自己弟兄一般看待。此番去天水，係屬趙雲力保，王平感恩知己，星夜起程去了。

那蜀將張任到了巴州，問嚴顏近日可有戰事。嚴顏道：因兵力單薄，懼有疎虞，故未出戰。張任下令，吩咐開關，自己帶了人馬，前來討戰。孔明令趙雲出馬，黃忠掠陣。趙雲見來將甚是驍勇，問道：來將何人？張任通過姓名，舉槍便刺。趙雲接住廝殺，兩個剛剛殺了個平手。孔明教鳴金收軍。趙雲回營問道：軍師何故收兵？孔明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道：子龍有所不知，蜀將驍勇，但可智取，將軍稍息可也！

到了次日，孔明吩咐令魏延領兵出戰張任，許敗不許勝；魏延十分不悅，領兵去了。孔明再令趙雲黃忠，各領兵千人，埋伏巴州左右，候張任追趕魏延，卽行搶關；二將領命去了。又令廖化劉封，各領弓弩手一千，埋伏離巴州城十里外叢山左右，候張任追魏延到來，讓過魏延，射他一頓亂箭，二將領兵去了。

那魏延生平好勝，見黃忠趙雲，連次得功，他第一次出馬，便許敗不許勝，心中老大的不高興。祇是軍令難違，沒奈何同張任兩馬相交，十合之內，賣個破綻，回馬就走。張任縱馬趕來，魏延回身再戰數合，回頭又走。剛剛趕到山側，張任一時猛省，揮軍急退時，



一聲梆子響，廖化劉封，伏兵齊出，把張任射成了一個大刺蝟。魏延縱馬上前，割了首級，會合廖化劉封，逕向巴州城來。

城上嚴顏，見張任追趕魏延，惟恐有失，吩咐張疑張翼，守住城池，自己領了三千人馬，出城接應。離城不到五里，趙雲領兵攻入城中，黃忠接住嚴顏廝殺。趙雲進得城來，教軍士在城上將大旗豎起，蜀兵紛紛投降。張疑張翼，素聞趙雲威名，也只好跪倒馬前。趙雲教人扶起，進到州衙坐定，叫人迎接大兵入城。張苞先到，向前參見，趙雲叫他鎮撫城池，自己上馬出城接應黃忠。只見黃忠魏延劉封三匹馬圍住嚴顏，嚴顏只自死戰不退。趙雲縱馬上前，大叫道：老將軍巴州已破，我主公與季玉同宗兄弟，効忠主公，即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是。効。忠。漢。室，何。不。下。馬。投。降。嚴。顏。見。事。已。至。此。祇。好。依。着。趙。雲。衆。
將。亦。停。住。兵。刃，嚴。顏。同。趙。雲。並。馬。入。城。正。是：

五。丁。開。蜀。終。輸。上。將。之。威，萬。馬。渡。江。初。定。中。興。之。業。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馬超馳驟關中，如入無人之境，曹兵雖厚而不能敵之，理由叙來情勢，如在目前，優劣顯分，勝敗之局自判，雖愚者亦能明之矣。及至曹操親征，第一先守函谷，以遏其前；次由風陵上游偷渡，以拊其背；更取間道，令漢中兵馬出褒斜棧道，暗襲長安，以攻其側；復越蕭關，囑楊阜、韋康乘便截擊，以斷其後；又於驪山之尾，遍設疑兵，正軍之次，應以援兵，可謂出全力以制勝，策必勝而後動者也。國手自布一局，仍須再設一局，以破之。而前人又有一局在側，相印證，欲於此中出奇角勝，誠有得布一子皆難之勢！今皆從容布之，而所布兩局對子之棋，竟各如其相敵之棋，分史載曹操破超



後自驕之語，立爲黯然奪色，且見昔者徒弄反間之無能，曾何必又多許以割地也。夫始知孟德新書，是可竟燒之矣。

演義寫操有馬兒不死之言，激動一個夏侯淵；又以馬超不可輕敵，及不滅呂布之勇，前後二言，激動一個許褚；操之動皆挾詐，亦已甚矣。本書因寫南有周瑜，西有馬超，可謂英雄年少之言，以激動倉舒，至親生少子死於超手，明雖說父殺其父，子殺其子之報，暗却寫詐敗以詐，奸敗以奸之巧。又既寫一個喜與許褚鬪鬥之倉舒，來鬥馬超，再換寫一個果與許褚相似之龐德，去鬥許褚，以雙翻裸衣鬥超之案，寫得新鮮可喜，文思出奇！

每讀演義至龐德涓橋之戰，落坑躍殺勇救韓遂，卒敗曹兵，輒大壯之。及後歸於張魯，遇伏陷坑，鉤索活捉，居然降操，則又怪其前能躍，何後不能也。卽至樊城抬槓，周倉水擒，乃不肯降關公，真令人不得不拍案大怒焉。夫故主可忘，兄可絕，嫂可殺，獨操不可負，鬼可降，賊可降，獨漢不可降，引頸就刃，以求身死名辱，於是知龐實不忠不義。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之徒，無異獸性莫馴，一依俚則以人爲食者耳。如此非人之徒，留之無益，誠不如涓原早死之爲愈。本書殆本此意，不令再活而以亂箭射殺之，斯足昭顯戮矣。

楊阜韋康雖忠於操，尙有義心，是可與以不死。夏侯霸夏侯和皆操宗族，冤冤相報，故卽假超手親殺之，亦略償馬休馬鐵二命之義耳。本書無論從賊從漢，惟負心者必誅，試略言之，當韋康之守冀州，以不得夏侯淵救而稱降，特事勢所逼也。及超誤殺降將，乃聞阜苦諫勿降，明知其能守義而復用之，強不可降者爲降，自伏患於肘腋；更納所薦之士，盡爲軍官，輒聽阜行，則又超自揖外冠而召內應也，奈何不喪地亡家於人手乎？然則康阜原無降心，志在報復，卽不可以反復負心，有志從賊論，不得以死誅也。若夏侯霸夏侯和本淵之子，討張魯出河東，淵爲禍首，考之史，已信假威權，譖馬氏以興大獄，徵之本書，而又信則首惡者誅，死馬氏二子，已宜以夏侯氏二子爲抵；和居無名小卒，不過充數，至霸不得以助維北伐有功存，所更爲誅者，正坐此耳。何則？維伐中原，心乎漢，霸助姜維，心乎曹者也。曹仇不得假漢以報，尙非可馬誅曹宗族，霸且爲



終身敵漢之人，去死卽生，食漢祿，托漢土，而不心漢，心曹焉。究何異長降而長叛，可不以負心論也。此身雖歸漢，而本無心于漢之人，卽不得以從漢而免負心之誅，自以隨手死之爲省，却多翻洮陽城下亂箭一案，無數文字之道，筆削之意，微矣。

夏侯淵早定漢中，得隴而不及望蜀者，以馬騰抗命三輔，後顧多憂耳。及除馬騰，而關中告警，無暇窺川，於是天假之便，以興玄德。局勢線索，雖與演義前後顛倒，而仍與人心所存之大願，千載所造之時機，了無毫髮相違之憾。此等剪裁針線功夫，果非天衣，不能無縫也。而又刪却演義許多假仁假義之筆，更不用賊臣內應之張松、大張旗鼓、逕直取川、將不正不當一切人力所造機會，概行摒棄不道，一意行軍，以應天機。不但筆墨家數大方，卽玄德入川，亦不致遮遮掩掩，不知大方了多少倍也。只趙雲對嚴顏所言，劉季玉懦弱無能，夏侯淵虎視漢中，益州終屬他人，與其失之于曹，不如失之于劉，此數語便抵得一篇劉備取川大議論，又何必故意做作，描畫許多文章，再如演義所寫劉備者耶。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第十四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反三國志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却說趙雲黃忠得了巴州，收了嚴顏，並副將張嶷張翼，迎接孔明。玄德進城，孔明吩咐安慰百姓，殮葬張任尸首，嚴禁兵士擅入民家，違者處死，真個秋毫無犯，市廛不驚。嚴顏三人見了玄德，俯伏請罪。玄德連忙扶起，說道：「孤因時會所趨，遂至兄弟稱兵，將軍何罪之有！卽勞將軍傳諭所屬州縣，以免百姓無辜受禍。」嚴顏謝



過，領命自去，再命黃忠、魏延、張苞，分徇內江各縣；三將領兵去了。那蜀中上將，前有嚴顏，後有張任，都是赫赫有名的；如今一個敗死，一個投降，大木已頽，那些向陽小草，焉有不望風而靡的道理！半月之內，西川迤東一帶地方，盡爲立德所有。黃忠、魏延、張苞諸將，已到了成都附近下寨。

那劉璋聞得張任敗死，嚴顏投降，荊州軍隊逼近成都，急忙召集衆文武商議。

孟達獻策道：「聽荊州軍隊來川者，不過四五萬人，今成都戰士，尚有七萬，糧草足資三數年，荊州兵遠來，利在速戰，我但深溝高壘，以老其師，遣人前去川南州縣收合餘燼，以圖其後，急調川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北。川。東。諸。將。三。方。會。攻。彼。軍。前。困。於。堅。城。後。累。於。抄。掠。雖。欲。不。退。而。不。可。得。主。公。如。猶。以。爲。不。能。必。勝。再。令。人。前。去。漢。中。向。夏。侯。淵。求。救。則。計。出。萬。全。矣。劉。璋。聞。言。即。修。書。差。孟。達。前。去。漢。中。求。救。差。王。累。微。行。赴。川。南。各。縣。收。集。散。亡。差。吳。懿。前。去。川。北。各。處。召。集。援。軍。三。人。分。頭。出。城。劉。璋。令。劉。瓚。黃。權。劉。巴。法。正。許。靖。張。肅。諸。人。謹。守。城。池。

那王累出了成都，冒險越過荊州營寨，被魏延軍士拿住，來見魏延。魏延喝問情由，王累總是一個不開口，激惱了魏延，拔出寶劍，將他殺死。比及嚴顏趕到，一看是王累，不由得一聲太息，稟知玄德，將王累尸首埋葬，以盡僚友之情。那吳懿前去川北徵兵，到



了綿竹，太守李嚴，迎接入內，吳懿把來意說明。李嚴道：「好！將軍得知，此間迭接探報，西涼馬孟起，因被曹操殺得大敗，在天水容不得身，沿白龍江而下，越過了陰平要地，月前得了劍閣，屯兵閬中；前已飛報主公，派兵前往阻止，因荊州軍事急迫，未見派兵前來，探得馬超兵強將勇，得步進步，層層緊逼，離此已不過百里之遙，早晚兵臨城下，自救不暇，那裡還有兵去救成都！」

兩個正在計議，祇聽流星報馬報道：「馬超領兵南下，勢如破竹，現在離城只有三十里了。」李嚴吩咐再探，立刻升堂，聚集將士。那綿竹乃是川中重要地方，李嚴部兵萬餘人，別駕李恢，幫助守城。李嚴請吳懿協同李恢守城，自己領兵五千，離城下寨，俟候迎敵。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却說馬超如何來到這快？因爲接了立德書信，自己想道：立德與父舊交，又係漢室宗親，手下文武將士，皆係一時豪傑，自家若是順從，將來或許借着立德力量，還可以重報父仇。主意打定，叫王平領兵三千，先行開路，馬岱領兵三千，接應王平，馬成領兵三千，守住閬中，與天水遙遙相應；自領大軍萬人，同着妹子，向成都進發。

西涼兵將，久負盛名，又兼王平熟悉地理，所至之處，前無堅城，看看到了綿竹，王平與馬岱計議道：平係川人，不便與李嚴交戰，將軍出馬，平願與將軍掠陣。馬岱應允，上前討戰。李嚴接住，通過姓名，兩個就廝殺起來。一個是武威郡的英雄，一個是益州郡的



豪傑，兩口刀好是急雨翻荷，兩匹馬好是狂風捲葉，兩個戰到一百餘合，不分勝負。王平恐馬岱乏了，鳴金收軍，李嚴也自回營。馬岱回營坐定，深贊李嚴驍勇。王平道：「川中三員上將，張任、嚴、顏、李嚴。」馬岱說道：「果然名不虛傳，等候大哥到來，設法把他收服，以爲指臂之助。」

到了次日，馬超大兵到了，馬岱王平接見，就將李嚴如何驍勇，要大哥設法收降。馬超笑道：「這又何難！賢弟今日仍與交戰，步步退後，待我相機射他的戰馬，協力擒拿，他自然無從逃脫。」話猶未了，外面報進李嚴前來討戰。馬岱提刀上馬出營，兩個都不打話，就廝殺起來。馬岱有心計算李嚴，一步一步，只向後退。李嚴恨不



第十回 馬孟起間道入西川 管幼安指疆踏東海

生擒馬岱，一步緊上一步。城上李恢，看出破綻，急叫鳴金收軍。說時遲，那時快，馬超早已張弓搭箭，一聲響，將李嚴坐下馬眼，射個正着。那馬呼的一聲，直立起來，將李嚴掀下馬來。西涼兵士，絕早預備了撓鈎套索，打大虫的一般，把李嚴橫拖倒拽，拿進營來。川兵見主將被擒，敗進城去，緊閉城門不出。

馬超見兵士解了李嚴進來，親自下位，解了繩索，滌塵洗面，延之上坐。李嚴道：敗軍之將，不即殺戮，反加優禮，是何解也？馬超道：李將軍有所不知，適才聞舍弟馬岱說將軍武藝高強，末將異常欽佩，甚願與將軍共圖大事，馳騁中原，故而放一冷箭，以致冒犯將軍，多有得罪。喚馬岱王平，前來見過，李嚴一一還禮，問王平道：



子均因何至此？王平將自己事情，略述一番，李嚴不覺長嘆。

馬超當下吩咐左右備酒，與李將軍洗塵。酒席中間，馬超將自己興兵始末原由，曹操驕橫情勢，一一說出。將來漢室興亡，全視荊州一脈。季玉平庸，終不能守。將軍不如歸順荊州，還可以保全。季玉一家大小，自古道，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李嚴見着馬超，本已心折，又被馬超披肝瀝膽，說出大段道理，仔細思量，言言金石，不覺離席拜道：末將願從將軍，但願將軍到了成都之日，保全季玉一家性命，則嚴願足矣！馬超還拜道：劉荊州天下英雄，絕不能傷害骨肉。季玉一家，超願以百口保之。李嚴再拜道謝。看官記着：李嚴從此跟着馬超，做兩川巡防隊第一隊隊長，與馬岱、王平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姜維四隊，將來諸葛亮取漢中，取長安，出兵許昌，馬超掛先鋒印，部下四員大將，恢復中原，都是赫赫揚揚，這是後話，暫且慢表。

酒筵散後，馬超叫將李將軍刀甲取上，又送了李嚴一匹青海黃驄馬，回城招諭部下。李嚴謝了，匹馬單刀，來到城邊。城上軍士見是太守回來，開城放進。李嚴見了李恢吳懿，將馬超言語述說一遍。李恢道：同是漢朝臣子，何必爲局部戰爭，徒苦良民百姓！吳懿見大勢已去，祇得順從，開城迎接馬超軍隊。休息一日，馬超仍令馬岱作先鋒，王平爲副，李恢守綿竹，自與吳懿統中軍，李嚴統後軍，向成都進發。

消息傳入成都，劉璋心膽俱裂，急召文武商議，個個束手無策。



劉瓚自願領兵出戰馬超，劉璋無法，讓他領兵一萬，令黃權爲副，開了北門，直向馬超營前殺來。馬超因荊州兵在南門，差王平同馬岱前去會合。忽聽得川兵討戰，馬超正欲出馬，他妹子馬雲驂因從征以來，只任城守，並未出戰，心中正不爽快，此番聽見川兵前來，非要出馬不可。馬超因聽李嚴所說，成都並無能將，妹子要立功，也是向上之心，不便阻攔，便道：「妹子好生前去，小心在意，爲兄與你掠陣就是。」

那馬雲驂聽說大喜，提鎗上馬，出得營門，見了劉瓚，也不通名道姓，提鎗就刺。兩個戰了二十餘回，劉瓚氣力不加，撥馬便走，怕衝動陣脚，繞城而走。馬雲驂那裡肯舍，緊緊向後追趕。川兵隊裡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黃權，揮兵上前接應，馬超縱馬上前，接住黃權，廝殺。黃權那裏是馬超對手，不到十合，被馬超撇開鎗，趕上一步，揪住勒甲縵，生擒過馬。川兵紛紛潰入城中，馬超自去接應妹妹。

那馬雲驟追趕劉瓚，看看趕到南城，只見前頭一隊兵，荊州旗號，一員大將，金盔金甲，白馬長鎗，神采驚人，英風滿面，旗上大書常山趙子龍字樣。趙雲見前面一員蜀將，被一員女將追趕，打量是西涼兵，上前截住。劉瓚回轉馬頭，被雲驟夾背一把，丟下馬來。趙雲看見那員女將，白衣白甲，女兒身段，豪傑丰裁，便知道他是馬超妹子，吩咐兵士將劉瓚綁了，勒馬問道：來者可是馬大小姐？雲驟答道：是也！將軍何人？雲答道：末將常山趙雲，將軍營在何



處雲驂回頭指道家兄來也。一轉眼間，馬超已到，趙雲在馬上躬身施禮。馬超久聞王平說過，即忙還禮，叫妹子先回大營，隄防川兵出城，自己同趙雲並馬到劉玄德大營來參見。

那時早有伏路小軍報知玄德。玄德方才與馬岱接見，聽見馬超到來，同着孔明、黃忠、文武諸將出營迎接。馬超與趙雲下馬參見，玄德携着馬超的手，進到中軍大帳，讓馬超上坐。馬超拜道：超久聞皇叔大仁大義，與先將軍又係至交，焉敢上坐。玄德扶起道：孟起英雄，天下無敵，備若將川事平定，決與將軍共報老將軍之仇。馬超頓首稱謝，不願居客。玄德無法，教與孔明對座，以示尊崇。馬超尚苦苦告辭。孔明說道：孟起新到，理合如此。馬超方才告坐。



第十回 馬孟起間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酒席筵前，訴說自己打從武威路出兵情形，玄德甚爲太息。又說李嚴投降一節，當席要求玄德保全季玉一家。玄德答道：季玉係同宗兄弟，備之此來，實爲時勢所迫，季玉若能開城相見，當以爲零陵太守，換回馬良，留襄軍事，馬超稱謝。席散之後，孔明教把劉瓚黃權放回成都，告知劉璋。馬超自同馬岱王平回營，靜候夾攻，成都不提。

單說劉璋自從黃權劉瓚，出得城去，不見回來，正在着急。忽見二人回到，急忙問其所以。二人訴說荊州兵如何勢大，現在馬超連破閬中州縣，得了綿竹，直逼成都。玄德如此吩咐，如主公開城相見，決不令主公爲難。劉璋聽罷，不覺流涕道：孤城坐困，外無援。



兵，與其塗炭生民，以徼倖於萬一，不如開城納降，猶爲上策。衆文武相顧無言。

劉璋隨令法正劉巴，前去見了玄德，停止攻城。到了次日，開了城門，請玄德進城。劉璋幅巾角帶，迎候道左。玄德看見，不覺惻然心慟，下馬携手，並轡入府。孔明號令諸軍，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真是令出如山。兵士整隊入城，目不旁瞬。川兵釋甲聽候，進止當下進了府堂。劉璋將印綬交與玄德，益州僚屬俱來參見。玄德吩咐各仍職守，不得擅離。兵士各歸原伍，照常操練。一面檢點府庫財物，犒賞兩路兵士。令劉璋收拾自己資財，領了家小，赴零陵接任。劉璋辭別出城，玄德與蜀中僚屬送至南郭，方才分手，令劉瓚



第十回 馬孟起間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領衛隊五百名，送劉璋赴任，兩個同路去了。

從此立德自領益州牧，假號大將軍，以馬超爲右將軍，馬岱爲平北將軍，王平爲驍騎將軍，嚴顏爲閬中太守，黃權領巴州刺史，法正監益州軍事，李嚴爲邊寇將軍，文武諸將，各加封賞。黃忠、趙雲，各賞黃金十斤；魏延、張苞，各賞蜀錦二十疋。請孔明行大將軍府事，益州各地，完全歸附。遙授韓遂爲定遠將軍，金城太守，馬遵爲定西將軍，天水太守，姜維爲征虜將軍，追贈龐德爲靖難將軍，文武同心，川人悅服，一方遣人慰勞荊州將士。

一日，立德獨與孔明言及子龍自從孤以來，大小數十餘戰，艱難辛苦，盛年未娶，孤聞孟起有妹，英武類兄，欲煩軍師一爲作伐。



孔明笑道：亮久有此意，以軍事粗定，未暇及此，主公既然有命，亮當先去孟起處一商，隨即辭出，逕到馬超府中。馬超畏服孔明，親身出府迎接，進府坐定，孔明將來意說出。馬超正慮着妹子終身無靠，又極敬愛趙雲，一口承允。孔明轉告玄德，玄德教請趙雲進府，告知此意，趙雲拜謝。然後由玄德自己主婚，孔明作男媒，法正作女媒，即日納聘納采，親迎成婚。

却說趙雲迎娶馬雲騾，自有一番熱鬧，比玄德娶孫夫人，更加十倍。因為孫劉婚事，兩邊都懷着機心，嫁的是一處，娶的又是一處，玄德又是一州之牧，這些吃喜酒的人，都不敢放量。這回男女親家，雙方願意，嫁娶都在成都以內，滿城文武官員，個個爭先道：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賀。那位黃老將軍，更是興高采烈，帶領魏延、李嚴一班同袍，把新郎新娘，灌得酩酊大醉。只張苞、劉封，在叔叔嬸母面前，不敢放肆，真個花團錦簇，酒海肉山。那兩位大媒，一個監益州軍事，一個監大將軍府事，到了此際，也就將長官形式，擱在一旁，痛痛快快，喝了幾杯，你說熱鬧不熱鬧！過了三朝，趙雲夫妻雙雙進府謝親，謝過大媒，從此後，馬超到做了趙雲大舅爺，趙雲到做了馬超小妹婿兒。西涼兵與荊州兵，更無形結合了。

大凡天下的事，一方若極其繁盛，一方便有極其蕭條的事兒；一方若極其高興，一方便有極其悲慘的事兒。爭不多第一次盤古成案，就註了冊，隨你甚麼時候，隨你甚麼朝代，都是數見不鮮。



的事。成都城裏這樣的熱熱鬧鬧，許都城裡便發生一種悽悽慘慘的事來了。祇因這項消息，傳入許都，曹操聽說立德得了益州，收了馬超，據荊益兩州之地，連金城天水之兵，北向足以爭中原，東向足以窺南鄭，心中自然是憤怒交集，急召文武，商議防禦之策。却有一個人聞聲歡躍，喜形於色，就是關着門兒稱孤道寡的建安皇帝。太監穆順，聽見上項消息，入宮報告，建安皇帝大喜，對伏后道：皇叔得志，朕與卿當可脫離苦海矣！一句話不打緊，不防着左右多係曹操派來的偵探，忙將此語，出報曹操。曹操正因此事，心中忿忿不平，又加上這一套刺耳的言語，無名孽火，忍耐不住。他原本是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的，隨帶左右進宮，植立不拜，按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劍在手，問道：逆臣劉備，擅逐朝廷命吏，奪取益州，陛下何默無一言？建安皇帝，見操來勢洶洶，知道是一言肇禍，戰戰兢兢的答道：朕處深宮，並未知有此事。操冷笑道：既未知有此事，何其懽慶之甚耶？劉備若不出犯中原，那還罷了，若有風吹草動，當先取陛下之頭，後斬劉備之首，看陛下能脫離苦海否？說罷，恨恨出宮而去。建安皇帝飲泣深宮，夫婦自有一番計議不提。

自古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曹操這一下子帶劍逼宮，風聲四播，遠遠地傳到東海邊一位冰雪貞操的男子耳內。那人是三國中第一個完人，比諸葛公更高一籌。諸葛說的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這兩件事，他是更上一層。諸葛說的，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然而自比管樂，似乎高挂商標，仿佛的言與行違，這位先生則正如孔明所云，簡直三國完人，只有他一個了。原來此人不是別人，乃是著名的龍尾管寧。管幼安自從與華歆割席之後，同着邴原，在東海岸邊，耕田自食，讀書養性。那一日與邴原兩個，在後園鋤菜，正是早秋時節，新菜初芽，枯桑欲墮，海風上陸，淅淅有聲，那四周的樹木，都有些坐待凋零的景象。管寧歎道：萬物之理，功成身退，曾幾何時，又更枯苑！邴原亦爲懽然，只聽得鄰居有幾個野老，在那裏說道：當年董卓鳩殺少帝，到後來焚尸郿塢，如今聞曹操帶劍逼宮，當今天子，恐不免又爲少帝之續。管寧聞言，拋鋤地上，道：強臣震主，三綱絕矣！邴原道：劉立德並荆益之



第十回 馬孟起間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衆他日必能恢復漢業，我與君可坐俟之也！管寧聽說，長歎道：「立德卽恢復漢室，其部下皆功利之人，豈能復奉今天子乎？世亂則挾以爲名，時平則視之若刺，義帝郴州之厄，行當復見爾！」與邴原兩人，默默回到齋中，寧乃作賦以見意道：

翳淳風之久漓兮，舉世趨乎功利。哀余生之不辰兮，乃適罹此叔季！眺東海之泱泱兮，夫誰與其表章？惟大壑之冥濛兮，渺余軀之可藏！余欲遯彼南服兮，從梁生之五噫。故庶忽其已傾兮，視遺蹤而莫識。戈船忽其翱翔兮，厲黔首以爲食。余征車其欲西兮，太白低兮雲迷迷。以宗社爲孤注兮，先蠶食夫本枝。卽繩武於南陽兮，成帝復生以奚爲？世泯泯其味此。



兮，方故物以相期，嬪九有於一家兮，禹將不免於所私。矧昏
昧之迭承兮，襁冲人以負屨。夸夫烈而徇名兮，塗肝腦而不
辭。馴智力以相馭兮，妄曆數之云歸。羲皇邈其不覩兮，余栖
栖其安之辭曰：東海之水清兮，可以濯余纓；東海之水漣兮，
可以湔余魂。余將揖海若兮，以運乎遊鯤。視彼白日之出沒
兮，長寂寂兮千春。

到了次日，邴原起來，不見管寧，見有遺賦在案上，反復展誦，知
他是疾世憤時，自投東海，他也就埋頭隴畝，與此終古了。正是：

蠻觸紛爭只益眞人之笑，魚龍跳舞共迎烈士之魂。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異史氏曰：本書於玄德入川，寫來與演義不同之處甚多。如演義玄德與孔明分軍，前後入川，分兩次寫。涪關楊高授首，成於陰謀，雒城一遇張任，正式交兵，便成不敵。巴州義釋，便寫得嚴顏無能；一路關隘喚降，又寫成張飛無用。吳懿以國舅助守，截張飛可困之核心，遇趙雲乃為其活捉。降時言語，寫得醜惡不堪。馬超以英雄冠世，罷招婿則怒恨楊柏，忘衣帶，則附和楊松；戰張飛則日夜不休，遇張衛則進退不得，只四海難容，一身無主八字，借李恢口中，竟又寫得不成模樣。他如法正為賢士法貞之子，而甘為內應，密友獨是張松。龐統與孔明知己之交，而妄度爭功，亡身始悟落鳳。王平功高漢水，則降自曹營；李嚴名在蜀中，則懾於伏弩；張翼有砍翻劉瓚，獻城投降之事；李恢有乞書趙雲，自薦自媒之事；彭義有披髮登堂，決水獻勤之事；簡雍有乘車傲睨，見折奏密之事。在蜀在漢，幾無一人寫得無疵。僅劉巴王累黃權二三子，差強人意耳。本書刪去雒城之戰，以活龐統，而涪關一役，得來則正堂堂，隨手即出王平，首引問道乞兵奉使之線，直攻巴郡，固出地理不同，因入嚴顏，便令張任會合助戰，於是分兵。



埋伏，以射靡統者射之，張任死，忠又翻綿竹，李嚴之案，隨手奪關，順入張嶷，張翼來降之，筆而劉瓚遂不見殺，俾與黃權並稱於後，爰寫域亡死戰片語，卽屈嚴顏飛既未來，嚴亦非貳在劉無關隘，不勞之獲，在超並免，葭萌拒戰之非，黃魏分循內江，西川自有望風而靡之理，益見得地，人均非等閒也。王累諫璋，本屬無益，城門倒掛，不如越險翻營，被獲全忠，仍令書名盡節，是爲死得其所。李恢說馬，原亦無庸，帳內陳詞，不如城頭饒舌，一體歸降，勿令良民徒苦，是爲臣不以私。馬超由天水沿白龍江，越陰平劍閣，以出閬中而取綿竹，則不辱於張魯，而張飛取瓦口，諸葛降李嚴之功，皆讓之矣。其環城一戰，又儼然雒城會合之師也。諸葛由潼南簡陽，直取成都，則不窘於張任，而彭義陳地理，霍峻守葭萌，皆不必矣。至黃權出戰，又儼然涪城坐困之秋也。一則漢中拒馬，諸葛須分兵；一則閬中聯馬，劉璋須分兵。此又軍家勝負之機，所由分而文家反正之局，所由定也。一眼覷定要着，拈一題而翻全案，在蜀在漢，隨筆起伏，寫得無一人有疵，此是何等筆力，何等章法。或謂孟達內應之徒，使陳鄭度之策，差覺言非其人，然作者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驅蹈東海

固憐孟達，死於司馬時，獲稱晚蓋，以痛惜諸葛之不得成奇功，乃稍稍爲之開脫耳，非無故也。

讀演義玄德新定江漢，子龍首取桂陽，趙範以嫂許婚，而雲拒之，雖玄德孔明欲與爲媒，卒未成就。雲謂大丈夫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以雲材武英雄，誠不患乏好述之詠。天下佳麗，且將皆欲嬪之矣。然自太守華堂，一見翠袖金鐘之奉後，讀完一部三國，僅知趙雲有子，曰統，曰廣，會不知捧匜沃盥，相莊伉儷者，果屬何姓閨襜？更不明佳耦克諧，在於何時也。今也玄德入川，子龍將軍乃爲功首，新定荆益，而忽賭趙馬聯姻之盛，無惑昔者再醮之婦，不足當畫燭笙歌金杯換盞之一盼也。在玄德據此荆益兩州之土，連彼金城天水之兵，北面益足稱尊，在子龍外有漢家皇叔，渾身是膽之知內有衣錦西涼，絕代多姿之助，南面王猶不足易，惟作者弄茲狡獪之筆，不知害得幾許兒女相思，妒殺馬雲驃者，有人羨殺趙雲者，亦有人正不止一個趙範吃醋，是爲作孽不小耳。演義稱玄德入成都，欲以有名田宅，分賜諸官，雲以兵火空虛，當還百姓，令



安。居。樂。業。不。宜。奪。爲。私。賞。諫。則。今。日。室。家。之。樂。正。復。民。田。宅。之。酬。而。皇。叔。主。婚。卽。不。宜。私。賞。之。報。雖。筆。墨。游。戲。之。間。亦。無。在。不。可。作。翻。案。讀。東。方。有。朔。臣。也。最。雄。作。者。庶。幾。匹。之。

演義寫代后爲國捐生，先寫操罷南征，興學校，延文士，王粲等乃議尊王位；於是
有帶劍入宮之事，係劈空起筆，本書卽自玄德自領益州，接入曹操聞而驚慌，帝后聞
而色喜，惹出逼宮之事，係順叙入筆，再由朝及野，震主消息，遞入東海文士耳中，正寫
一管甯，遂暗翻演義文士尊操，釀成篡弑之案，此誠取法春秋之筆也，將操寫得急氣
交加，使去詩天子晦氣，雖與演義相似，而人物等第，却差了百倍，一是權臣氣象，一是
無賴光景，如此便罵得刻毒入骨，方叫操哭笑不得，若仍寫管甯避入遼東，終身不出，
則僅獨善其身之道，不足以風示國人，自不如效法魯連蹈東海而死，是又進一步傳
其千古之名也，罵便惡，罵得無形，傳便力，傳其不帝，均爲加倍寫法，殿以一賦，代明其
志，兼刺玄德，賢如諸葛，乃不獲舜於夸夫，而后知帝后色喜徒然，甯始果稱三國第一

第十回 馬孟起問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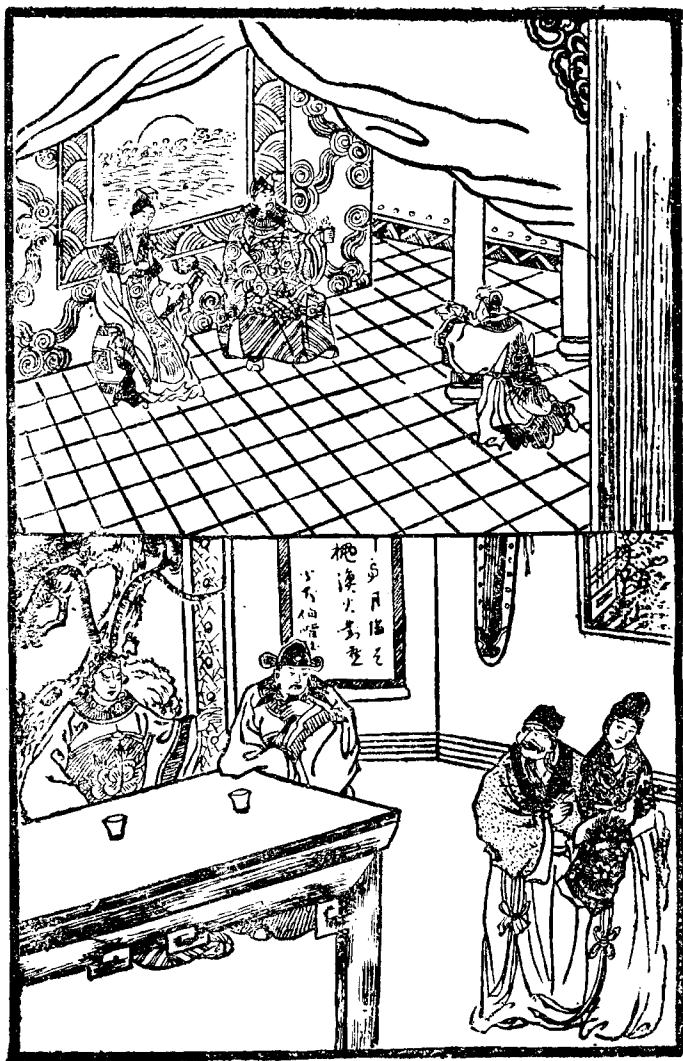


第十回 馬孟起間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完人也。嗟夫。戈船。翔黔首。厲食。智力。相馭。歷數。云歸。作者。滿懷。孤憤。栖栖。安之。余又。栖栖。其安之。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第十一回 伏皇后私策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反三國志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上回所說的管寧蹈海，雖然是本人素來懷着厭世之心，不過因曹操帶劍逼宮，才引起了無限感慨，旁觀者尙這樣的不平，難道那身受的，就好過麼？那建安皇帝被曹操那一番威嚇之後，到了後宮，伏皇后接着問起根由，兩個抱頭痛哭，真有不知命在何時之苦。大凡前人作事太過，後人自然要被人欺負，單論漢



朝。開。國。的。高。祖。皇。帝，就。是。一。個。太。沒。良。心。的。人，韓。彭。英。布，替。他。汗。馬。勤。勞，當。一。輩。子。走。狗，到。了。天。下。太。平。的。時。節，却。開。了。一。個。人。肉。作。坊，將。他。們。做。了。新。式。蝦。醬。及。至。兵。困。白。登，向。那。萬。惡。滔。天。的。冒。頓，餽。禮。求。和，甘。心。送。女，回。過。豐。沛，酒。後。心。明，才。想。道。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世。界。上。那。裏。有。許。多。賤。骨。頭，再。替。你。來。拿。兔。子。呢？一。轉。眼。呂。后。就。來。了。一。個。牝。雞。司。晨，少。停。一。刻，王。莽。又。來。了。一。個。弄。假。成。真。傳。到。順。安。桓。靈。手。內，把。宦。官。當。作。乾。爹。乾。媽，殺。戮。朝。廷。大。臣，如。同。雞。狗。那。一。些。清。流。黨。人，都。只。能。說。不。能。行。後。來。實。行。黨。錮，連。說。也。不。許。你。說，真。真。的。豈。有。此。理？張。角。兄。弟，照。報。應。說。來，都。只。算。替。天。行。道。就。是。曹。大。爺。所。說，世。上。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句話簡直確確實實，並無半點牛皮；就做一個把皇帝，不算什麼一回大事！對於建安皇帝，凌虐到一百二十分，也只算替韓彭出氣罷了！從前有人造謠，說朱洪武轉世作崇禎皇帝，李自成，張獻忠，射場天一坐城，衆位英雄，都是同起濠泗，橫受夷滅的功臣再生。按照九九歸原的辦法，叫作不爽絲毫！曹操或許是韓信，彭越重來，華歆、郗慮，也許是英布、丁公。再世今世裏，現世現報，我兄弟也很忙，犯不着替他們。跟包文正、查柳金蟬一樣，去到九幽地府，一殿一殿的查他亂七八糟的一場糊塗混賬！只是眼兒得建安皇帝，就已經斃受的了。

當下建安皇帝，跟著同生共死的皇后娘娘，悲悲切切，哭了一



陣，好容易止住了，對伏后道：孤與卿在曹操掌握之中，奸賊若有一些兒不順意，孤二人的性命便有些難保！那賊覬覦大位，已非一日，朝中大臣，孔融稍有骨氣，便被他殺却；荀彧叔姪，因世受國恩，頗懷忠義，又被操賊雙雙逼死。外面一些，盡是他一系的狐羣狗黨，只要他稍示意思，便不愁無那趨承意旨甘作鷹犬的人。那時孤二人只好延頸受刃而已！性命不足惜，可惜祖宗基業，一旦付于流水了。伏后道：皇叔左將軍，既領荆益二州，兵多將廣，何不密詔令來勤王？帝嘆道：操勢大於皇叔，皇叔羽翼未豐，若輕舉妄動，必遭失敗，是漢朝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仰望於一人者，又將以孤之故而致絕望！且操賊前云，皇叔若窺中原，即當先取孤首，是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番國老嫗哭小東牀

皇叔兵出宛洛之期，卽孤二人駢首受死之日，事勢如此，何用勤王！伏后又道：操賊勢盛，我夫婦終不能脫此樊籠，皇叔懷投鼠忌器之心，不敢北向有所表示，陛下不徒誤皇叔之前程，抑誤宗社之大計矣！帝不覺長歎，便道：卿有良策，可解此困否？伏后沉思良久，道：妾有一策，陛下可將傳國玉璽，暗中差人，送赴荊州，附一詔，令皇叔先正大位，恢復漢祚。皇叔若遵詔書，則妾與陛下不過許昌一民家耳。操挾之爲無名殺之無足輕重，或反留陛下以餌皇叔，轉勝於襲虛位，以受實禍也。帝道：孤方寸已亂，卿可爲孤作書。伏后領旨，卽操筆爲書道：

諭左將軍益州牧，朕遭家不造，幼遘閔凶，近益孤危，命懸旦



夕。今。遣。內。臣。穆。順。賚。璽。付。叔。璽。到。日。便。可。速。正。大。位。以。定。人。心。無。以。朕。故。致。多。所。疑。慮。以。誤。事。機。若。宗。祐。重。光。鐘。簷。無。恙。朕。死。之。日。猶。生。之。年。願。叔。以。天。下。爲。重。以。一。人。爲。輕。上。慰。高。祖。世。祖。之。靈。朕。雖。遘。災。有。辭。以。對。功。成。之。日。當。以。少。牢。告。朕。也。建。安。年。月。日。

帝省書流涕道：漢室再興，卿之功也。惜孤德薄，累卿同此困苦耳！伏后亦泣然，卽喚穆順近前，告以此事。順頓首帝前，以死自誓，密密地藏了詔璽，借個名色，出了宮門，到了國丈伏完家中，密密備細。其時恰值伏完少子新卒，完令穆順更換家人衣服，同着自己家人，護送少子靈柩，回宛城原籍安葬，事屬尋常，無人盤問。穆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順逃出天羅地網，提心吊胆，改扮商人模樣，再由伏家人引導，千辛萬苦，到了南陽。

那南陽乃是關興把守，對着許昌方面來的人，自然注意盤問。穆順問知守兵，是關小將軍在此，告訴守門兵士，要去求見。關興即刻傳見。穆順在許昌見過雲長，此番見了關興，相貌跟雲長一樣，單缺了頷下長髯。穆順向前求個便，關興見來人相貌溫文爾雅，不像個商人模樣，便知另有別情，即時叱退左右，細問根由。穆順將奉旨南來的事，逐一告知。關興問知詳細，連忙請穆順進內，沐浴更衣，設筵款待，又請趙累前來相見。到了次日，叫一員偏將，帶了五十名兵卒，送穆順去襄陽。張飛龐統恭迎入署，酒席筵前，



穆順將曹操如何凶橫，皇帝如何被其凌逼說知。張飛聽得，不覺環眼圓睜，鋼鬚倒豎，便要起兵。到許昌殺曹操。龐統忙勸道：將軍不可鹵莽，現在西川新定，大局未安，此刻不宜乍起兵端。萬一我處漏洩情形，反令聖上受無辜之禍。張飛謝道：先生之言甚是，飛一時氣忿，不覺言之過量。龐統道：事機緊迫，不可遲延，速送穆公公至荊州。候二君侯將令。張飛立即派兵護送穆順去到荊州。

穆順到了荊州，雲長同徐元直迎接入府。穆順道：在許昌屢見君侯，深知忠義，頃奉旨意，來見左將軍，未知現在何處？雲長答道：皇叔現在益州，許昌情況，現在如何？先生所奉，是何旨意？穆順道：君侯有所不知，自從皇叔得了西川，消息傳入許都，聖上十分慶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困老慟哭小東牀

幸，無心中說了幾句話，曹操帶劍入宮，咄咄逼人，出言悖逆，無復情理！聖上與娘娘，哭了一日，後來娘娘定計，將玉璽授與左將軍，令某家携着詔書，暗出許昌，面呈皇叔，請左將軍早進大位，令曹操失其所挾，或者聖上娘娘，反可以苟全性命。雲長長歎道：當日許田射獵時，被我逕行殺却，何致有今日也！隨令關平領了十隻兵船，護送穆順入川，面見大將軍不提。

雲長送了穆順出城，回到府中，剛纔坐定，只聽得報馬報道：東吳水軍都督周瑜亡故。雲長驚道：公瑾年少，有為，忽然天逝，江南大事去矣！即入府內，稟知孫夫人，夫人十分傷感。雲長自派元直前往柴桑祭奠，順視繼任何人，以便應付，元直領命去了。你道周



瑜少年得志，坐鎮江南，爲何無病而死？那致死的原因，却也不一而足！從來聰明的人，不免好色，氣盛的人，不免好酒，周瑜才地聰明，風情高朗，目營八表，意在千秋，在當時都說他雅量高致，況以孫伯符虛心結納於前，孫仲謀竭誠推挹於後，精兵勇將聽其指揮，陸馬水帆，供其驅策，不徒在江東是第一流人物，就說北方大首領曹操，南陽賽管仲，諸葛亮也，都欽佩莫名，拜倒無地。又有沉魚落雁的小喬夫人，自然免不了舊小說中，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兩句古話！兼之酒量甚好，一舉百杯，雖吃得酩酊大醉，却還溫克有容，所以有人說對公瑾如飲醇醪，一個人精力，能有幾何？白日裏治理軍書，應酬賓客，深杯浮白，雄辯高談，晚上還得按時點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卯，應付太太，便是生龍活虎，也受不了這樣消磨，任情縱欲，安得長命！誰知道這裏又來了一道催命符，這謠言可不是兄弟造的，乃是唐朝李端發明的：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這便是周公瑾的催命符了。

原來周瑜在鄱陽訓練水師的時候，行軍打仗，誰人能帶家眷？周瑜年輕，忍耐不住，偏偏彭澤縣邊，有一個小家碧玉，名字叫金粟柱，生得丰姿絕世，瀟洒出塵，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彈得一手好箏，就住水軍行營附近。只因周瑜治軍嚴整，水軍裡面將校人員，雖有染指之心，尙少問津之輩。那一日周瑜還營，從她門前經過，自古道嫦娥愛少年，他便有心巴結，知道周瑜通曉音律，打量周



瑜回營時候，自己把那十三絃柱，雁行兒排起，一絃一絃的銀甲輕挑，芳心半逗。周瑜來到門前，駐馬側耳，聽得入神，便叫左右喚那家長出來。金老頭兒，見是都督傳喚，跪倒都督馬前聽令。

周瑜問道：何人在此彈箏？金老頭答道：是小的女兒。周瑜笑道：彈得好好的，怎麼又錯了？金老請都督入內待茶。周瑜向來待下有恩，治民以德，軍書稍暇的時候，同着親軍將校，兩三人騎行田間，看民耕種，百姓要求他進內吃茶，酒極其隨便，絕不擺格。江南江西的百姓，盡皆愛戴。此番金老請他，遂命隨行將士，先行回營，自同魯肅帶了兩名從人進去。只見門庭靜寂，花木翳如，進房坐定，細看陳設，甚為精雅。金老喚女兒出來拜見，真個不是冤家。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不聚頭，周瑜教她坐下，問箏譜係何人傳授？指法調門，中間舛錯，一一指出。金家女兒詳細答復，言詞清朗，條理明晰。周瑜正自驚訝，金老父女，上前跪倒。周瑜教他起來，問他何事？金老便將女兒自誓願適英雄，甘爲妾媵的話啓上。周瑜看着魯肅，魯肅道：都督便可允許，以全其志。當下周瑜正式把金家女兒收爲外妻，小喬賢慧，也不吃醋，周瑜往來兩地，到也自在。

常言道得好，樂極生悲。一日，周瑜在水寨宴客，多飲了幾杯酒，酣耳熱，披襟乘風，心上一顫，便受了涼。少年人不管好歹，回到小公館，魚水方懂，手足忽厥，教金女代着衣裳，扶坐床前，冷汗交流，急命從人送至營中，又冒了些風寒，請醫生前來看視。那醫生是



華元化的高徒，名喚夏磐，來到床前，診過了脉，看過氣色，開了一方，退見魯肅說道：都督之疾，已不可爲，元氣太虧，六脉俱絕，賊邪入裏，無藥可醫。今夜亥子之交，卽當盡命。魯肅一面吩咐預備後事，一面來看視周瑜。周瑜服藥下去，精神稍覺清醒，魯肅與衆將環侍到了半夜，瑜通身大汗，知道不好，喚魯肅近前道：子敬！我死後，公可帶領水軍，又顧諸將道：事子敬當如事我。諸將一齊答應。再喚魯肅道：荊州之交，不可絕也。說罷，氣喘不止，挨到子初，竟自長逝。年才二十八歲。魯肅率諸將舉哀，將周瑜沐浴成殮，遣人飛報吳侯。那邊金粟柱聞耗，卽時仰藥自殺。諸將聞知，更加傷感。

噩耗到了建業，孫權捶胸痛哭，軍民上下人等，無不齊聲哀悼。



第十二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小喬夫人，更是慟不欲生。依他的意思，是要相隨泉路，祇因兒子周循，尚在懷抱，被他母親姐姐，苦苦勸慰。軍民人中，第一個傷心的，要算喬國老，思想自己兩個女兒，一個嫁孫伯符，一個嫁周公瑾，兩個都是江南豪傑，年少英雄，到於今大女兒縵經未除，小女兒悼亡又賦，留着他一雙的昏花老眼，看這一對兒薄命紅顏。到了周瑜靈柩回時，她那種撫棺痛哭，格外傷心，大喬姊妹，見父親這樣年高，心中悲慘，越發難過。倒是大喬明理，含悲忍淚，苦苦勸住。小喬因憐金女烈性，將他祔入祖塋，相從地下。孫權令魯肅代理水軍，滿朝文武，挂孝三日。驚動了吳國太，年老多憂，便也奄奄成病。



原來周瑜與孫伯符同年，僅少一月，登堂拜母，吳國太以兒子畜之。伯符臨死，遺言外事問公瑾，內事問子布，所以孫權在周瑜面前，簡直當他作伯符一樣看待。合肥一戰，殺得曹操大敗而逃，周瑜還見吳侯，覲安國太，國太痛愛周瑜，自不消說。老年人逢着歡慶的事，就精神百倍，逢着喪氣的事，也就懊惱萬分。眼前見着伯符的媳婦，隱憂重孝，已覺難堪，又兼愛女遠適荊州，早晚言笑誰與爲懽？如今又加上周瑜這一死，心中又追想伯符起來，再由伯符想到孫堅身上，再由內裏想到外邊，曹操與江東深仇巨恨，若聞周瑜一死，前來報復，誰人可以抵敵？女壻遠在西川，女兒孤居荊州，未知又如何淒涼。前思後想，徹夜無眠，初猶飲食不調，繼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則。怪。忡。失。寐。孫。權。不。覺。恐。慌。起。來。正。是：

漆室憂周，別有傷心之事，哀姜去魯，猶留灑涕之言。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天生蒸民而建之國，國必有主，主於君，則君制主於民，則民主，其原則皆書天下爲公，天子亦爲民而立，非可以國爲私者也。君主授統傳賢，馭於一智，民主繼任選賢，馭於衆智。一智較便易行，故各國馭始皆君，如堯舜時，何嘗不美！自禹傳子家天下，秦暴民私天下，漢逐鹿爭天下，於是竊統私位，君制乃未嘗復，自私不已，進而愚民，民不盡愚，而君主之禍作，且酷矣。惟自私乃成自禍，非君制害之，以自私害之也。惟愚民適以自愚，非篡奪乘之，以民愚可得而乘之也。漢家以後之禍，則皆如是。故莽後有卓，卓後有操，操後有司馬，人君竊主私於上，而后人臣竊主私於下，此篡逆所相生不已耳。此中無甚天理，而亦若有天理，然則假韓彭組醜，推論因果，如佛家言，殆無



不可。古人久有此說，全相三國志，即本此發端。作者書成民國十四年，並未及視海外搜殘之入國，却立論與合，頗奇。

代身在樊籠之帝后，設策送蠶入川，使當日真出於此，誠爲妙策。當時漢獻居不知命在何時之地，而死據一翼，從古人思想上討論，豈非至愚！然而孫堅死於此，袁紹敗於此，曹操志於此，漢獻寶於此，華歆奪於此，曹不受於此，區區一物，作盡天下之怪，而無一人能悟，且均犧牲性命，不惜生死以赴之，甯不可笑！今本當時人之愚想，代當時人出奇計，此種文章，實暗合時代性，而以沉痛筆墨，寫出帝后對泣之可憐，直如身入其境，又幾令人不可卒讀。

此回寫一漢帝，即接寫一都督，天家敵體之淚臉方迴，外室阿嬌之哭聲又起，只寫兩對夫妻，同膺悲慘，而苦樂迥殊，且見鴛鴦同穴，則生漢帝不如死都督，而耕鑿相莊，則大都督又不如小百姓，此中脈絡塵劫，有阿堵傳神之妙，非平凡之筆也，借李端臨一詩，憑空拉入爲證，便似果有其事，全書中以此節翻案爲最出意外，最堪絕倒，然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公瑾風流，江東獨步，英雄兒女，原在意中，卽無金粟柱其人，不可謂必無用於金粟柱之人也。與其公瑾自嘆瑜亮，不如令小喬同悲瑜亮，此翻得可喜者一。與爲諸葛三氣而死，不如公瑾大樂而死，此翻得可喜者二。與令喬家女獨占英雄，妒殺江東，不如金家女共事英雄，羨殺江東，此翻得可喜者三。與叫諸葛痛哭，更無知音，不如金女彈箏，便有知音，此翻得可喜者四。與其賠了夫人，空言妙計，不如賺了夫人，享盡艷福，此翻得可喜者五。與其氣死之後，柴桑有人弔孝，不如樂死之後，鄱陽有人仰藥，此翻得可喜者六。一案翻來，有六可喜，便覺無金粟柱其人，不得况窈窕仙孃書中有女，幾呼之欲出者乎！噫！

